



昭義新編  
智

增五

リ 6  
4075  
4



伊呂  
4075  
5-4

昭義新編卷之七目錄

八王洞語錄

東山問答畧

山人謾筆

好齋



昭義新編卷之七目錄

一

昭義新編卷之七

八王洞語錄

李賢卷錄

先生曰天下大是非分別有三一曰華夷之分二曰王霸之分三曰正學異端之分分別君子小人不與焉自古聖賢大有事於分別華夷故堯舜戒蠻夷猾夏商伐鬼方周伐玁狁孔子作春秋尊攘為大朱子明大義於南渡之世宋子建大議於北沉之日今洋倭之禍我華西重菴省齋三先師斥之甚力世以衛斥尊攘為華門義理三先師之切儘大諸賢及吾與習齋冒死為今日舉義不敢負師門義理舉事而僅止勒削上為免君父蒙辱下為緩同胞



明季新編 卷七  
急禍然未能報讎扶羣 國用光復只有死亡顛沛死亡者固成大節扶持萬世經常顛沛者自謂有為有守而懼或有踏正宜相與勉勵而圖終不至承負我先師大得罪於聖賢

習齋曰夷變世久愈甚處變極益艱昔戰國時夷秦楚秦之稱帝魯仲連却之秦之為夷不過曰棄仁義尚首功仲連之却之不過出一言而立功宋末蒙古穢極明末女真穢天下宋有文陸明有瞿史為之彰節中國陷夷狄萬古大變為國死夷狄萬古名義今日夷禍夷降為獸其禍則堯舜孔朱華泳聖緒寄在我東者見絕諸賢為道為國

以巖穴布衣舉事於亂賊夷狄大同勢壓之中得有止勒之功而終乃立節毅翁謂之變莫大也故義莫大也義莫大也故節莫大也此言當證信於天下後世也

或言今番死節諸公死於倭者為盡善死於本國兵丁者未盡善先生曰何為其然也倭與亂賊其罪一也世皆言亂賊土倭也罪反甚於真倭也其罪反甚則死於土倭所領兵丁獨為未盡善乎兵丁若是王師而非土倭所矯命者則拒而死者只得曰逆何可許之以節而但謂未盡善乎

金仲一曰人言舉義儒者不可為先生曰時人議論蓋多

此類方削禍始急人皆莫知所為惟望讀書人曰儒者平日以道自任及道亡無所猷為安用儒為若不舉義當先打殺及起義而檄百官則朝臣有曰不得王命縉紳不可為若在野之人可為及勒削止而義兵敗人亦曰儒者不當為當國危道亡朝臣不為儒者不為則畢竟閒散無賴之人為之然後可乎以為儒者不當軍旅事乎朱子以甲兵財穀為已事之所當然也以為不合於道乎亂臣賊子人人得以誅之春秋法也但有無所成功不疑其所為也爾熙見張基濂至親盛說基濂能解兵法破南漢義兵若堤川義兵士類所會亦能破之爾熙曰然基濂真解兵持

利器能善戰義兵不解兵器械不利不能善戰勝敗乃爾然義兵討弑 妃辱 君夷國獸人之亂賊夷狄者也基濂擊討亂賊夷狄者也此則雖敗亦勝雖死亦生彼則雖勝亦敗雖生亦死此則春秋所謂能與讎戰雖敗亦榮彼則能與義戰雖勝吾不知其亦將何居基濂勝戰還時有自壯氣色否曰不見其如此曰然彼亦自知其為如何故破堤陣後與其知舊書曰得罪斯文極矣其人愧屈爾熙以告先生先生曰成敗論得失時人所見多如此奚特基濂至親其人愧屈有曉得失猶可尚也義兵見敗狼狽極矣然雖敗亦榮之意非特示於春秋乾時之役朱子綱目

累示此意是則有之習齋曰時人成敗論得失之見何足言若以成敗則昔大禹承帝舜命徃征有苗見逆命而班師子路之勇承藉孔子命季氏勢圍成三月不克漢高英武見辱於白登唐太宗英武見敗於安市城諸葛孔明忠智庶幾三代後一人出祈山而有敗此類甚多况今日義兵拙儒文士無勢無助安能無敗惟所仗者義耳

或問今日爲國家計計或有在乎先生曰今日事勢所謂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然哀痛迫切不能無望則只望有自宸衷廓揮乾斷深痛徃事善圖有終抑亦同休戚之朝臣幾人秉執正見不避死生只爲國謀用盡誠力上

告下諭務別邪正則一國人心雖曰陷溺豈無感動而背邪向正之理乎國人向正有以成勢則庶或有扶持萬一之理而何可望也惟有一國士林辨死爲心固守正見大發正論各及所知以遍一國勢成一片撓不動撲不破下而正民志外而憚亂賊夷狄上以激朝廷達宸衷以有所賴而正焉庶或為生氣所在而顧皆渙散辭弛破碎乖張無見其有可恃最是悶然也

或言當今士論皆謂義舉取敗言危取禍只有講學爲自守默容爲得中先生曰義舉雖敗敗亦爲有事言危雖禍禍亦有光華講學自守固不可不勉能攘外禍乎外禍不

日事錄 卷七  
攘則雖欲自守得乎默以取容雖默不免削禍則其有足容之地乎知不足容而徒默非媚世則太滯是為得中乎先生仍歎曰今日貌樣恰如川蜀被屠人江華受殺人昔張獻忠惡人心不附屠戮川蜀會合全村人屠之以及郵村號令火猛令無不會後村見前郵屠而亦會而就屠相戒勿逃丙子虜入江華分別避亂人降與不降不降者聚而列立令不撓動次第斬殺人見殺來猶戒不撓動大禍將至欲塊然自守遜默取容其可乎

弼熙曰時人議論以為華門主張尊攘義太甚先生笑曰惟患不甚何患其太甚甚則華得尊而夷得攘矣且華門太甚何害於世時人不甚何益於世乎弼熙曰弼熙答時人以為世禍罔極不能不甚故吾儕先焉斥和中焉舉義今焉守義可言則以言尊攘可力則以力尊攘可守則以守尊攘然人只知舉義之為討賊伐夷而不知守義之不為不討賊伐夷也習齋曰信然時不得不尊攘尊攘不得不甚守義之大亦不下於舉義也

南胤五至先生曰京師歷路見有著濶袖服乎曰幾處學問士友外不有見也近日京中有着闊袖而出路者街童雲集而笑之先生歎曰國夷人斂乃已義舉時開化輩知戢止削衣制從便而學徒兵丁日削髮以入國人士夫闊

袖服不禁而自不服此曷故焉此曷故焉古之父老有言  
不意復見漢官威儀今日父老使兒童爭笑中華四千年  
本朝五百年守來之法服而不知禁世豈有如此事乎今  
見此地胡服華族雖販夫農夫皆言此服何為好不好  
見吾衣冠凝涕言曰好好數百年前吾亦此樣中國人歷  
幾百年而懷慟今我國和洋倭不幾年胡至此極不忍聞  
不忍言也

鄭樂三至自嶠南告曰慶尚道行衣大行有勝於前先生  
喜曰此豈非好消息耶宜乎為七賢之鄉也樂三曰行衣  
自來儒門所着而今酒徒浪客亦服之曰何傷乎服之惟  
貴何用分別如深衣為今日禮服貴於行衣而古者貴賤  
通行也彼朝廷公卿大夫血心着奴隸賤服夷獸凶服而  
恬然自安之日此豈非貴之又貴乎此豈非貴之又貴乎  
先生曰今人見識不太滯則必太闊欲潔身則以忘國為  
高至如有疏檄等文字歸之未穩欲謀國則必責為國致  
死至以巖穴布衣視同與國同休戚之臣謂不死則為不  
盡職分或曰如何用心則為可曰國吾父母之國 先王  
美典所載之國中華聖道所存之國安忍容易忘之容易  
忘之害於仁也國有如此之重而有不可容易忘草萊庶  
人有分於公卿有分而行同無或過之過之則害於義也



潔身而不至害仁謀國而不至害義庶乎可矣

甲景裕曰先生與恒窩書論習齋事甚明白曾前聞人議論有疑於心今見事實恍然解惑節節間命矣惟改名一事終未解惑先生曰義兵解散之後既處以韜晦習齋之名一國有誰不知與人通名直言其名可以韜晦乎改以舊名不亦宜乎曰兵散而韜晦固可矣所仗大義何如士子體重何如韜晦而至改名無乃不可乎或有迫不得已處則時或用舊名何必永改乎曰既處以韜晦則有不可顯名且改名而有害於大義有損於體重雖死決不可改名不見其害義損體則有何不可蓋習齋舉義本意爲身

有所受於先聖先師死不可汙坐而待亡孰與伐之國危道亡痛迫於心因人心沸騰望其有僥倖萬一之扶持也舉義而削禍停止姑無汙身之事不可必死義兵散而扶持不得哀慟迫切不忍無餘望守所受而更加一日慟不得扶持而待有事會則韜晦改名雖涉苟且亦有不得不苟且者雖聖人有微服之事未免苟且矣况陶淵明欲不附賊改名以潛有柯則而爲之乎又况先言改名之意於士友後著改名之事於一世極有次第乎若隨時暫改是無常人事豈君子事於此寧見其高不見其下也  
仲一日士友一二人尚以先生承命召而入疆不還入

遼而歸家闋喪闋喪之日而不卽起因權濬子事而起程  
入遼頗有說話先生曰其言云何曰其言曰雖在平時  
君上卑辭敦諭至再至三儒者尙有不起乃一 召而起  
我則爲國報讎復舊 君上乃以師旅擊之驅之昨日見  
此今日有 召乃感之德之而起是何體貌曰入疆而有  
言國若復舊歸隱邦內若不復舊終客遼東見國不復舊  
何不卽遼而爲闋親喪而還家親喪舉義之日已判輕重  
今何輕重猝變若重親喪散兵之日卽宜赴家何待今日  
曰旣爲還家闋喪則闋喪之日宜卽起何至經禮吉况加  
留幾日見于婦于歸又况欲行長潭畫叙死生情理爲並

行鄉飲禮曰因有濬子事而起是畏死無乃極苟且乎先  
生曰吾極愚不肖固自事事悖理士友亦有未盡察吾意  
也敦諭而不卽起我國儒者出處之常規也我則已自不  
待 君命而起爲國事是處變而不以常規也平時常規  
儒者有不得不自重今日處變所謂用權而求爲自盡於  
心我爲爲國而國有擊驅是出亂賊矯制非卽 君命前  
被亂賊擊驅忽承 君上實命恩召豈無新奇感激之心  
設使擊驅出於 君心今爲悔悟前事不正今悔有好不  
正之命有所不受有好之意曷不奉承昔伊川被譴涪州  
上悔而有西監之除伊川卽赴之其事不合於出處自重

之體又非為有行道之望特為君有悔意自不得不感激  
奉承先師每稱伊川此事思厚惻怛恰好至善愚不敢比  
擬用情則近之但止入疆不為赴京時地事形有異伊川  
時故也然士友有言正宜自反以審得失也既言國不復  
舊終客遼東疏 批未安復舊無望固當還入遼親喪人  
子大事三年不得待奠行喪倫常大罪徹天至痛大祥在  
卽家人不徹几筵而待來士友備說精義而書勸於心斷  
然無疑還家闋喪此則雖有士友責教於情於理自有一  
半分校焉者矣若輕重則舉義之日大禍所迫道亡而執  
喪且不得所以權輕重釋兵之日赴家則死死不得執喪

所以不得赴家今日則禍稍緩矣既又入疆矣雖有所守  
之義而不有緩急期限歸而闋喪不有害於所守之義所  
以斷然行之而至于今不疑於心也既為闋喪之行只經  
大祥不待禫吉於義於情都覺無謂子婦于禮在行吉後  
七八日必不待見亦於情理何當有擬長潭之行省翁室  
內從叔母年隆老人一為永訣之謁來往兼哭死節諸友  
而問其家亦情理之所不可已也衆以權瀟子家至近為  
慮苦止故止矣至今為深恨也若飲禮云云今未記有言  
然方哭死友又慮瀟子勢不可行無此則亦何所拘而不  
行乎大抵吾之還家非關於 命召事只為伸情事雖不

見國之復舊而削禍未見其急則吾進退自可有裕何必  
不伸可伸之情而為汲汲哉若瀟子事吾之行止不專因  
於此又不為不因於此瀟子事在十二月二十八日其後  
士友多會議吾行止以為國不復舊終入遼東一事也留  
止國中耐得亂賊私讎許多危險務同同志辦死自  
立以抗世邪以艱其進亦一事也吾初擬後一事後更商  
量乃為前事正月八日見子婦口日起既起眾皆以為在  
路不可不慮私讎輩宜慎之故吾不遵大路由僻路行實  
出畏死也士友說話實出愛我之苦心苦心如何不感顧  
吾所為則有如此習齋曰吾亦聞或以毅翁還家滯留為

悶或以起由瀟子事為耻底議論然愚意則以為為伸情  
滯留初無害義起由瀟子有聖人微服事亦何害於義而  
為耻乎不惟如是當日士友會議行止或言舉義而士友  
軍卒有死獨安忍安受妻子養宜即入遼或言舉國守舊  
士類物情皆欲依仗而抗邪世棄而去之不可愚言曰留  
國豈有安養嫌亂賊睚眦私讎窺伺其危險百倍於昔日  
矢石砲丸之中若耐得此許多危險植立邪世與士類共  
有事其勢甚難其功亦大當為第一等事量分度力度時  
度勢去而守義抑其次也座中議論亦皆以留國為勝矣  
毅翁畢竟入遼實度勢也顧今日日本國毀削之禍有緩勢

可以歸國則歸國本家有吉凶哀慶事可以伸情則伸情亦何拘於義而不爲有誰障之而不爲蓋所守之義其要在保衣髮以待來復而已苟此可守則今日天下都無潔淨地且自作天地間逸民天地看作天地之天地何處天地非吾可留之天地况父母之國親戚士友之鄉乎

伸一日說話主意曰復讎復舊必無其望何至入疆有若有望然且時有除官職之說還家留滯不無希覬之嫌先生曰復讎復舊 諭旨來使有言其意且經禍罔極 君上與朝臣宜有此心亦有此理且國形事機在國者固詳知吾在絕域漠無聞知忽見此事雖不深信其必有望亦

豈可斷之以必無望故吾已有言設有見欺不害爲子產之智而亦不無國其庶幾乎日望之之心孔子已知道之不行又嘆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猶且轍環不已楚雖夷也而往雖公山佛肸之畔人逆黨也而欲往以無道必天下非聖人之心也吾於父母之國用心處義豈用薄且隘哉况國存道存國亾道亡知道必亡而猶望不亡用心怛怛自是道理隆老重疾望絕回春爲子至情猶望有回不撤藥飲自是不可已之情也若高潔其身若將浼焉謹嚴體禮以自重焉固是道理以吾處地情事有此所爲亦不爲無受也至若官職希覬之嫌雖有時輩事搆捏者

出此言吾其有希覬夷獸所制之官職不有守義而希此  
不顧友死而希此乎真所謂時輩之言也設有官職至而  
辱身者在外者也亦何嫌於是而不為伸情事乎抑吾既  
為輟環之說而又有言自國而復讎雪耻豈非順理國有  
可為之勢已有可為之才而為之豈非至願為及於士友  
書一二士友或不辭其言意所包之有在而有疑於是歟  
是不可知也

仲一曰士友有欲先生自此收聲屏氣安靜自守先生曰  
固有此理然天下之變至今日曰極吾輩有事而到此地  
頭矣到此地頭而並無言則豈冒死扶國存道之本意亦

豈忍痛含冤迫不得已之心情哉若只為身謀則或宜如  
此為道謀則不忍無言亦不得無言也

仲一曰有瀟子事後士友欲合眾力而謀除之一人挽止  
其事何如先生曰彼其濟惡固有死理吾既不死止之是  
矣當遭危境也吾豫知而避之一洞上下以不先通不得  
殺為深恨吾以為不必然也

或曰先生之前後八遼也皆等一壇一為望先廟而日拜  
一為望國而望望拜望廟拜先生在家有晨謁固聞命矣  
望國拜則先生未嘗仕國異域雖不忍忘君至於為是宜  
若過矣先生曰吾為望國拜非止為拜君父也並拜

先王也吾身養之以正正以衣冠禮度先王之恩也  
先王之恩可報也吾之爲前日舉事欲報先王之恩而  
不得也於心哀痛終不忍忘也且民不可一日不依君  
吾爲去國無依故爲是也吾爲是憑依先王君父又奉  
守我皇明年號吾庶免爲無依無托之民也

或曰先生之初入遼以討復自勵及再入遼以守義爲義  
諦無乃爲兩截先生曰初遼時固以討復自勵亦言討復  
不得則守義今日守義亦非忘討復且守義誠實則亦爲  
討復之基不爲兩截也仲一日省門有投武及儒三子徐  
敬菴以討復著萬古莫大之節元福汝累破倭慟終未能

討復則曰吾以生前期討復使吾子吾孫繼而討復有討  
復乃已李萬汝則人有言何不汲汲事討復乃守義遼上  
答曰守義亦討復也今舉世忘討復矣我將得英才而教  
育之講明討復義永守無失非我爲則使後人爲之夷狄  
有必亡之日大義有必伸之日矣先生曰卓乎其節也遠  
矣其爲心也

先生與習齋有通告八路期收古今德學名節事業忠孝  
烈六件實蹟爲東國風化錄又因弼熙往曲阜奉孔夫子  
真像而來營立廟宮奉安之以爲依仰曰準保華而待來  
復固吾儕義諦也此二事成則庶或爲來復之一助也

東山問答畧

尹聖言正學著

客曰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毅菴以一箇韋布出而犯分自任於軍旅之事學孔子者固若是乎主人曰自有生民卽有此道道者人倫常行而不可一日無也故天必生君師之人以扶特此道者以來四千年噫三代以上上而爲君其事易三代以下下而爲臣其事難故不可不隨時取義以盡救弊之達權也僕請歷陳之孔夫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道其常耳若乃遑遑汲汲轍環天下公山之請佛肸之召亦所不辭及其不得已也寓權于辭自操褒貶之筆而在二百四十二年

南面之政大聖人所值之時則不得不然也顏淵學夫子者而簞瓢陋巷其樂不改若將終身焉當時行道之責以有夫子在矣師弟行藏雖若逕庭然亞聖所值之時則不得不然也會子没而鄒夫子作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抱堯舜之大道處賓師之正位勸齊遊梁尊王黜霸自任以治洪水驅猛獸之功浩然有塞天地顛佚王之氣邪說退聽烈烈秋霜英氣見處巖巖泰山以世人觀之雖若過高然大賢所值之時則不得不然也道喪一千載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訪花隨柳之趣不辭鄴縣之任繩直準平之氣自取涪州之行雖不能展布所學亦足以維持此道朱子



生於南渡之後慨然以世道爲憂折衷羣言推明聖法以  
海濶天高之大宵繼孔仁孟義之嫡統汲汲乎衛聖之經  
典眷眷乎處義之大權發明復讎之理闡揚立節之士義  
真僧人也雖已從夷狄之教然不從虜而潔身以死則表  
章之唐衛士賤卒也以瓦片擊降守而死則表章之許多  
處女不受汗而死則表章之凡其人愈微而愈恐其泯沒  
焉以爲不如此則中國淪於夷狄人類入於禽獸自任筆  
削之權壁立千仞蔑死靡悔其扶植人彝整頓乾坤之功  
可謂窮天地亘萬世而不謬不悖也我紫陽夫子所值之  
時夫何疑哉嗚呼我東雖僻在海隅而其道則華夏一脉  
也當洪武建元之初胡元遣使求結于我時則有若圃隱  
鄭先生上背暗向明之疏其身雖流竄而吾道則明矣當  
龍蛇之年漆齒逞鋒衣冠塗炭生靈魚肉時則有若重峰  
趙先生糾集義旅倡明大義其身竟死賊鋒而吾道則明  
矣其後建虜僭號天地翻覆冠屨倒置時則有若宋文正  
先生任尊攘之責講春秋之義一言一字片片赤心環東  
土數千里得保衣裳之舊而講誦風泉之詩者伊誰賜也  
逮夫近日洋夷以禽獸魑魅之道汗穢我宇內一片東土  
并入於墊溺則又變之大者也惟我莘西先生應時而作  
身任衛斥之大義上告下諭至誠懇懇承其緒餘者如重

卷省齋兩先生侍郎崔公烈士洪公者或放言于野或抗  
言于朝以強此之衰而艱彼之進蓋道之將晦也時必生  
可明之人以擬之此固萬古至仁之天心也嗚呼乙丙年  
事尚忍言哉狂瀾既倒佻鬼作孽勒毀我髮華夏之人類  
禽斂矣弑害我 母君臣之綱常糞壤矣然而曹賊挾主  
衣帶難通湯寇和虜金幣猶勤四千年嫡傳之統必絕乃  
已 列聖朝培養之氣永喪無遺則可謂前千萬古所無  
之時也不可行前千萬古所無之達權然後乃可以保  
華脉存此道也若有一分可爲之勢而區區焉循平常之  
小節忘天地之大經則任其事者惡得免春秋之誅也哉

然則毅菴出而犯分之舉豈毅菴之心哉亦天之所以生  
毅菴於此時者不得不使出而犯分也由此觀之毅菴之  
時雖異於顏孟程朱所值之時而毅菴之心即顏孟程朱  
所傳之心也毅菴之事雖異於顏孟程朱所處之事而毅  
菴之道即顏孟程朱所存之道也客曰毅菴以衰麻之身  
任誅伐之事戕殺長吏靡費錢穀主人曰事有經權隨事  
輕重故揖遜是化民大經而當除暴之日則征伐之變權  
為重好辯是學者所戒而在闢異之世訥言之常法為輕  
羽重於金者以其數之殊也褐勝於裘者以其時之宜也故  
程子曰結纓整冠之態勿以用之扶死救傷之日繩趣尺

步之規勿以施之焦頭爛額之時噫三年之喪天經地義可謂窮天地亘萬古自天子達庶人者也如其重如其重然有時而不辭金革是亦一道也故聖人之論此也有利之與有為之之分若史嵩張居正則利之也若閔子騫謝疊山則有為為之也自開闢來不得不有為者豈有如當日乎萬人之顛望諸子之泣懇乃所謂天地危迫之氣所使則是亦天命也且此髮一斷不可復續此世至窄不可復隱又從何而加其衰經行其經禮也推此觀之毅菴之釋衰亦可知矣此日之舉欲除亂賊而保羣脉也所謂長吏者皆孝吉之腸肚而島夷之僂鬼也宣布賊臣之文字

而毀服毀形如恐不及誇張外寇之形勢而曰富曰強如得奇貨三綱絕矣不能棄官萬人非之猶復甘心謂孝吉非賊也謂公法可信也惟用夷之急是可忍也春秋之法亂臣賊子先治其黨與今日義旗之下欲治其黨與則不殺此輩而將安所事耶弘農乏租建泰無財清如隨夷而難免竊金之誚富於程羅者不無拔毛之憾然絕流而捕蚊者不顧漁子之釣網焚山而逐虎者不顧野人之菽粟以其所全者大而所去者小也小民之暫時罹苦庸何傷乎譬如學者擎跪曲拳儼然端坐人有報強盜禦其父兄於外者不得不披髮徒跣而往救之傍觀者不料其父兄

之急也以爲學者之行步亦不足法惡乎其可也蓋君子之於人也其心是而其跡非也則原其心而不責其跡其跡是而其心非也則取其跡而不究其心况毅菴心跡俱是有如青天白日者乎語云蜀犬吠日越犬嗥雪日與雪豈有過哉吠嗥者犬耳噫彼斗筭輩亦何心哉客曰爲將之道明足以知人德足以服衆武勇足以臨陣赴敵才略足以慮事圖功主人曰人固未易知然亦多類焉計利如蘇張詐力如韓彭計六出而陳平爲相歷五代而馮道足智皆世所謂達才而非吾所謂人也獄中之孟博說夷齊舟中之式耜講大學魏良齋小官也而立大議高東溪布衣也而扶皇綱皆世所謂迂儒而是吾所謂人也以毅菴所用之人觀之李春永之公正而爲中軍徐相烈之信義而任召募沉深如李弼澗冲澹如李昭應朴胄淳之雅量元容正之篤信罵賊之安承禹衛師之洪思九申芝秀有翰度焉李康年有將畧焉其餘若而人不可勝數由此觀之毅菴亦未嘗不知人子之所謂人者吾不知其何等人也毅菴一出壯士如雲布衣傳檄天下同聲但虎前之儂塚中之骨昏夜叫嘯不無陰邪而亦何恨於青天白日哉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亦古今通恨也若以此而疑毅菴之德則子之所謂德者非吾所謂德也以一身而任四

十年之道脉以孤軍而障十七國之狂瀾則武勇亦莫毅  
菴若也子徒知赴湯蹈火撫劍疾視之爲勇而不知兵陣  
之中有將佐尊卑之分自是天定也故有本有末有內有  
外井井不紊豈若悍將勁卒之一時並出不免孤注之危  
哉且毅菴一身所繫至重回礮龜池惟圖其終豈若偏師  
下帥受命信地而死不顧後者耶嗚呼南仲在內李綱無  
功潛善秉成宗澤殞涕固千古志士之共恨也然弘演剖  
心衛社賴存諸葛盡瘁漢鼎不遷亦萬世王綱之所立也  
若取必於功利之末論人於成敗之間非君子之學也况  
毅菴一舉而萃夏之典型賴而存 國母之血讎猶夫雪

醜夷墮膽亂賊逃命其義則可以動天地而薄日月其功  
則可以輕九鼎而淺九淵者乎夫諸葛亮之六出祈山也  
以未必定而其義則存於萬世矣我宋文正之欲伐建虜  
也事雖未就而其心則明於天下矣未聞以功未定事未  
就疑其才略者也但時有不得已而勢有不得不然者耳  
此固非一時才畧之所能及也今之攻毅菴者是夷狄邊  
人也抑孔孟邊人也若夷狄邊人則毅菴之愆固其所也  
果利害邊人乎抑義理邊人乎若利害邊人則毅菴之謗  
不亦宜乎噫天地晦冥人心倒懸尊孔孟之道知義理之  
學者果復有幾人耶木秀而風必摧堆出而水必激勢之

常耳故陽虎譏聖臧倉沮賢文仲指程為奸余喜曰朱為  
偽衣陷薛老鑄構尤翁自古已然亦何恨於今日也白日  
當天瞽者無以與乎太陽之輝齋韶奏庭囀者無以與乎  
九成之音為其見聞之所限也此所謂百千蚊蟲鼓發狂  
鬧亦何能動吾一髮也且吾聞之君子之評人一是一非  
兩不相掩故辟穀不足以病子房折屐不足以笑石若繩  
人以洗耳齧薇千古無廉夫繩人以剖心抉睛千古無忠  
臣是故責已者當于無過中求有過取人者當于有過中  
求無過斯可得矣客曰權瀟圭軾之子欲報其父讎報復  
君父之讐是乃天理之正權金之子視家父惡得不如殺

菴之為 國母乎曰否殺菴以布衣而任綱常之大柄以  
一身而抗會夷之凶鋒浩然有塞宇宙至大之氣毅然有  
當威武不屈之勇豈肯畏鼠鼯輩昏夜潛形欲逞其毒耶  
青天在上太陽赫赫一種陰邪安敢自遂多見其不知量  
也且復讎之說是何昧識之甚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  
子復讎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邦國交讎之不受  
誅謂無罪而私殺之也故子可以復讎受誅謂有罪而公  
誅之也故子不可以復讎若於此逞毒則乃推刃非復讎  
也周禮調人掌讎曰凡殺人以義者勿令讎讎之則死謂  
以義殺人者不可讎之讎之則反死也故晉賈疋之入關

也殺漢梁州刺史彭仲蕩其子天護攻正殺之朱子於綱  
目大書盜殺賈正四字以警之由此觀之殺菴之誅滿與  
奎軾果一人之私殺耶抑萬人之公誅乎果誅之以義耶  
殺之以不義乎必有辨之者矣噫彼亂賊之子不能率德  
改行思蓋父愆如沈勁李湛之為而反欲効竇憲天護之  
惡則幾何而不殄宗絕世也哉客曰方今四壤相通三種  
交涉富彊莫外國若技藝亦莫外國若也則今之為國者  
當棄短取長開物成務而殺菴之徒執滯太過辨斥不置  
指天下於陷黑之中目人類於禽獸之域口不絕聲討之  
辭身不着洋海之物國有新政則腹誹其法人有出仕則  
面質其過望望息交若將浼焉果學者之不達時務而溺  
於所聞若是其甚耶主人曰噫嘻痛矣是何言歟尊陽而  
卑陰天地之本情內華而外夷帝王之本情好善而惡惡  
生民之本情豈可以一時之邪氣而蔑天地之本情乎修  
齊治平是聖賢大經也而謂不足信奇技淫巧是夷狄一  
法也而謂莫此好是何異於病人之口甘鴆而哇羊淫人  
之耳悅鄭而淡韶也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孟  
子曰鷄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鷄鳴而起孳孳為  
利者跖之徒也故共工非不神於工也未免象恭之罪后  
羿非不神於射也未免篡弒之逆黜母之呂政非不富也

明義新編卷七  
弑父之冒頓非不強也然亦不能久况以一時之詐智欲  
易天下之大道哉嗚呼古之爲國者雖用夏是急今之爲  
國者欲夷之變幾何而不淪胥以敗也傳曰居今之世不  
改今之道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信前聖之不予欺  
也夫儒者守聖賢之門庭任綱常之大柄一代風氣之所  
由定萬世公論之所由行其跡雖微而其抱負也責任也  
顧不重歟然則其扶陽而抑陰尊華而攘夷揚善而黜惡  
固其職任也當血心衛斥滅死無悔然後庶不負天畀之  
重矣况口非其法而身着物乎噫巨浸稽天孤柱獨峙風  
雨如晦鷄鳴不已所以老奸大慝凜然失圖徘徊天壤之

外者是誰之爲歟此不可與不知者道也客曰仁義禮智  
人性之綱非統體天道者不能全具也嚮者子以四者之  
德推許毅菴無乃太過耶主人曰有是哉宜子之見質也  
蓋語其全體則非聖人不能當之語其見用則毅菴所就  
之德畧有比擬者焉以一箇山野韋布保千古華夏典型  
衣冠我首髮我非此人無我人如其仁如其仁義聲一出  
亂賊殄裂傳千萬世明君臣之大綱使一天下知禮義之  
為邦如其義如其義事已金革續衰麻而追伸孝思 思  
重丹綸秉白簡而控告精忠非知禮而能之乎慨我力之  
有限不能除滔天燔穹之禍講此道之無地所以有藥桴



昭義新編 卷一  
浮海之計非有智而能之乎嗚呼水泮則水流塵盡則鑑  
澈怨去則恩來理之常耳若百世之後恩怨俱泯國是一  
定而秉筆君子出而修辭欲存彝則於萬世則毅菴必不  
作第二等義諦矣蓋以今日之毅菴論毅菴者多而以後  
日之毅菴知毅菴者鮮矣此難與俗人言也

山人謾筆

沈學洙著

客有問於余曰方今議論者歷數毅菴之過而曰擅興師  
旅曰戕殺命吏曰攘竊國財曰侵漁平民曰不能死敵曰  
拒命不解兵曰忠州之役不能救聖廟曰投身北胡苟求  
生活毅菴以斯文宗匠其過果如是乎余喟然應之曰夫

毅菴安得無過也然此數者適足以爲毅菴悲而不足爲  
毅菴過也何也夫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以誅之者  
孔子豈欲故立此法權濟一時使天下後世之爲士者徒  
爲口實之資而已耶蓋天地之常經生民之秉彜不得不  
然也何以知其然也夫讀史者至於王莽之移漢祚也孰  
不憤惋也及翟義之舉義也孰不洞快也至於曹操之挾  
天子以令天下也孰不疾惡其所爲也及諸葛說東吳破  
赤壁也孰不爽快也然則吾於王翟莽義孰怨而孰親又  
於曹操諸葛孰憎而孰愛也何故生於千載之下尚論古  
人之事而何必是此而非彼善此而惡彼耶或非吾之秉

德也不均乎曰非也此乃公心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  
以爲秉彜之性也無此則非人也然則天下之真是真非  
雖千載不可誣也非獨千載不可誣也雖在萬里之外人  
心之所同然者皆不可誣也近日埃及之陸軍卿安南之  
黑旗軍事亦可見矣埃及之陸軍卿其名則余忘之矣方  
法國之吞埃及也法人先誘埃及之奸臣漸奪其國之權  
於是其國之掌水軍者皆付於法人而法人挾其君以布  
令於國中國乃大亂於是其爲陸軍卿者舉兵討法人國  
人無不是陸軍而惡法人故法人屢敗法人乃與其國之  
姦臣竊其君而避於海中於是陸軍勢孤與法人戰敗陸  
軍敗而其國遂亡安南之黑旗軍其將劉義也法人之侵  
安南也其術亦如前日之取埃及其國人劉義者以黑旗  
舉兵討之故曰黑旗軍法人又與其國之權臣竊其君避  
於海上法兵攻黑旗軍黑旗軍勢孤而不屈隱遁於山澤  
間每遇法兵輒戰輒勝法將死者前後數十人然其君已  
在法人掌中矣其國亦亡劉義之下落余未之聞也夫吾  
東之於安南埃及不啻越人之於秦瘠而未嘗不痛恨其  
國之權姦而稱善其陸軍與黑旗之所爲者何也天下之  
理義同也此春秋所以爲萬世討賊之常法也夫事在千  
古之上萬里之外則其是非得失皎然若指諸掌議論者

初無智愚賢不肖之殊善者同聲而善之惡者同聲而惡之何也以其事在異世異國漠然與我不相干涉而初無情私之牽勢利之顧邪說之惑也故人之得以天然之心鑑能燭其是非得失之情也若夫我國之事則又有甚焉者自壬午至於甲午外患極矣自甲申至於乙未內禍極矣始則姦臣因強寇而執權終則外寇干內政而肆虐卒乃變易我祖宗之典型毀裂我先王之法服戕害我母后劫刺我君上五百年先王宗社危矣四千年堯舜道脉絕矣然而上自朝廷百執事下及方伯守長吏無一人舉義者尚可曰國有人乎噫我列聖朝禮遇羣臣培

養士氣者何等深厚而乃如此其泯泯耶吾恐非特有違於春秋之法耳以堂堂小中華禮義之邦反見笑於安南埃及之爲也于時殺菴以林下書生不忍憤忿哀痛之心不計利害不顧前後豎復讎保形之旗傳聲罪討賊之檄四方風動義聲大振五百年宗社庶幾免於傾覆億萬衆生靈庶幾免於禽獸天地至正之氣賴此而不泯生民秉彝之性賴此而罔墜余謂殺菴之功亦不在禹下尚可以擅興師旅罪之哉所謂命吏上以體君心下以安百姓守先王之典型分國家之艱憂者也今之為觀察郡守者則不然 母后見弑而不知討 君父受辱而不知救乃

反為讎賊瓜牙身為夷狄而云有君命變易我先王之  
法度勒削我生民之頭髮使禮義之俗掃地無餘而肆然  
驅而納之於夷狄禽獸之域此豈吾君之所欲為哉明知  
其為姦賊之所脅而甘為姦賊之腹心是可謂之命吏而  
不之誅乎春秋之法亂臣賊子先治其黨與尚可以戕殺  
命吏為說哉至若犯用國財侵漁生民則是豈毅菴所欲  
為哉不得已也夫與師數萬日費千金而生財無路雖欲  
無求於人得乎然使義兵得此指目亦為觀察郡守及在  
外休退卿宰之過也何也方今有財者莫過於卿宰而視  
義兵如越人之視秦瘠一不為之宣力其或托名於義兵  
者亦非慕義也乃自固其資糧之計也其見利忘義為如  
何哉是故頭會箕歛及於農家此侵漁之名所由生也為  
觀察郡守者之自以為與義兵同志者亦不肯為之供給  
資糧是故收還捧稅多由於義所此攘竊之名所由起也  
此豈獨為義兵之過也哉所謂不能死敵者毅菴所以自  
任之重何如而乃為一偏將之事而止哉國家宗社之存  
亡在此國耻之雪不雪在此國讎之報不報在此中華制  
度之泯不泯在此堯舜道脉之存不存在此康濟斯民於  
洪水猛獸之中亦在此此固天下萬古所未有之大義也  
而乃於舉事之初輕身赴敵爭一朝之命豈舉義之本意

哉且興師未幾所謂京軍隊將者甘爲日人前徒到底遮蔽使不得與交戰雖死得乎且毅菴之不與李春永安承禹徐相烈同死者大將之任自與偏將不同數將雖死又有許多將卒豈忍棄此而死乎且徒死無益旣不得日兵相接則是不得死所矣尚何有不死之責哉所謂拒命不辭兵者國君方在他國陣中而日人兵站一如前日解兵之命何以至哉弘集允中雖曰被戮而主和之議猶夫前也國政雖曰復故而官名邑制猶夫前也俄人雖曰助我而日兵之盤據猶夫前也至於 大駕之播越 國葬之未行猶夫前也夫如是而謂之解兵豈君所欲哉且將在

外君命有所不受况揆之事理未必有此命者乎此所以不能解兵者也所謂忠州之役不能救聖廟者毅菴所以自任之重且大者何如而乃欲救一邑聖廟位板而止哉且義兵入邑之初毅菴豫憂此事使都有司李璧遠率諸齋任謹守校宮然則位板不救齋任之過也毅菴何與焉至於投身北胡非苟求生活也欲圖後計之如何也今之北胡則古中國也遺風善俗猶有存者且清國之待我國厚矣使之衣吾衣髮吾髮已三百年矣不得已去父母之國捨此而奚適哉苟欲爲申包胥存楚之計則當今之世捨清誰控乎此毅菴所以不得已而渡江者也其情亦憾

明義錄卷七  
矣客曰毅菴平日不用清國年號而今則投身清國無乃不可乎何前後異心而夷險異節也曰此所謂彼一時此一時也前日不用清國年號者非怨清也爲大明守節也今日之投身清國者非慕清也爲本國告急也爲本國告急者交鄰之常道也爲大明守節者華夷之大分也亦各並行而不相悖也客曰然則毅菴昭昭無一毫之過而彼議論者之云云皆非耶曰方今人心多爲和說所誤義理晦塞是非顛倒每以成敗論其可否安得爲議論之正乎若夫毅菴之過則非義理之過也乃做事之過也何也舉義之初不能廣求俊傑而乃使門徒未經事者爲之

主事此則不能謀始之過也既舉之後不能卑辭厚禮廣招賢士此則不能下士之過也大槩有此二過事之不集不亦宜乎事雖不集而至於摧敗奔走然其功效之大亦不可誣也削髮之中止義兵之功也服色之從便義兵之功也使天下皆知東國士氣之不墜者義兵之功也使海外諸國皆知君上之不可犯亦義兵之功也其功如是豈可以一時之摧敗遂爲全體之過哉况未必無哭秦存楚之望也哉客曰唯唯遂書其語次以聽議論之取舍焉

昭義新編卷之七

昭義新編卷之八目錄

卜隱

斥舉大略

昭義新編卷之八

昭義新編卷之八

外篇

卜隱 元容正著

歲在丙申朝鮮俞元兩生

俞致慶字景善號桃津貫仁同  
居平山元容正字致和號恕菴

貫原物居原州以義旅從其師柳先生

先生名獻錫字汝聖號  
毅菴貫高與居堤川渡

江至大國是行也不獨為請援蓋慕陳文子桑乘之清也  
始至境解送義旅入藩數日先生退於野兩生留數月餘  
踴跡靡依人或憐而勸之歸兩生鬱悒侘傺不知所為乃  
往城西卜肆揖一道士進之曰愚等將稽疑於尊師矣道  
士拂策執龜炷香而告曰公等其命之兩生曰言不盡則  
情不著情不著則神明無以應欲盡其言將由內及外由

昭義新編卷八



始及終愚等去國而來卜竊欲先叙吾國之事尊師無或  
厭煩而揮之歎道士曰何傷乎兩生乃整襟陳辭曰吾國  
本東夷地也箕子受封于周君臨吾國以九疇之範設八  
條之教吾國之用夏變夷厥惟久矣自後文獻固不足徵  
子朱子嘗稱風俗之好逮我先王積德而累行一變至道  
其本在乎崇正學重儒林以千乘而師匹夫學焉而臣之  
者非止一再再者有德則拔進之尚志不出則褒獎之澤  
及於民法可垂後則俎豆之凡於定大策決大疑必就質  
於在野儒臣雖其在廷者考其淵源未嘗不自儒門中來  
不然雖藥范之盛王謝之貴輒指以宦族而不得齒焉夫

然故諸賢作興磊落相望若金寒暄堂名宏弼字大猷官正郎寒暄堂號也

後倣趙靜菴名光祖字孝直官大司憲李晦齋名彥迪字復成李退溪名滉

字景涵李栗谷名珥字叔獻成牛溪名渾字滄源官總判金沙溪名晨

生曹希元官宋右菴名時烈字英甫官左相重菴金先生

刑曹判官宋右菴名時烈字英甫官左相重菴金先生

集而大成程朱之全體大用得其傳矣尤菴先生又英

雄豪傑之才致戰兢臨履之功終得栗谷之傳而為程朱

之時承三聖之一治與孟朱同功夫諸先生尤其卓然拔

萃上文所謂拔進褒獎俎豆諸儒賢不可勝記而節義顯業文章亦煩不能記其道則由濂閩

而溯洙泗其學則以居敬而兼知行德行則不外乎五常  
政事則必本之九經其言則詳故性命理氣之源脩齊治  
平之道優入闡奧發揮經傳其擇則精故義利邪正之分

忠逆華夷之防析以毫釐嚴若斧鉞於是治隆而俗美前  
哲而後覺皞皞熙熙囿於仁化夫婦之愚遐荒之陋亦皆  
敦禮義尚名節而其畏威如疾避惡如仇者又凜凜乎秋  
霜烈日書非聖不讀地非禮不履學有微差則士流排抑  
行有點汗則僮隸羞稱夫我先王崇儒之美既如彼我先  
正範俗之正又如此故國安民順維持鞏固五百有餘年  
今也不幸有外寇內賊之亂而其亂也又有擬之之賢故  
始焉侵侮窺伺而使未敢遽逞卒之潰決放肆而使莫逃  
其罪噫曹瞞徘徊漢鼎而托周文不敢即篡君子謂東漢  
名節陰有以扶持况顯然力扶者乎春秋乾時役為納子

糾而非問桓公君子謂能與讎戰雖敗亦榮况其真能討  
讎者乎是則吾國風化之盛之大畧也道士蹶然而賀曰  
羨哉子之國也華人之稱子國以小中華宜矣然其後賢  
之擬其亂可得聞其詳歟兩生起而謝曰言長也尊師不  
已倦乎道士曰吾聞君子樂聞人之善况其國之善乎吾  
苟斯言之日聞將不知肉味奚其倦兩生復坐曰愚之師  
之師華西李先生名桓字而述華西號也官總判不仕承諸賢後挺立晚  
途道學究天人德行通神明而尤兢兢於存過衛斥其言曰人  
性本善其目仁義禮智信而已人生有倫其目父子君臣  
夫婦長幼朋友而已其理在我至實而不妄其事在我甚  
近而且切求之必無不得之理行之必無不達之理凡我  
同講之人盡相勉旃又曰抑陰扶陽遏惡揚善入字義文

周孔之大旨也。就人一心上分別形氣性命弱彼強此。堯舜禹相傳之大旨也。克己復禮，遏欲存理，魯鄒教學之大旨也。明大理，正人心，尊中華，攘夷狄，春秋綱目及東史之窮天地之大經，黜已私，蓋彼淫邪之說，方此投間抵隙，李

先生獨抱莘有之憂，不避沮溺之譏，及丙寅江都之寇，時

和戰議未定，先生斥和主戰，力疾奔問，其議行其

師無敵。時朝廷以華西門人人皆稱先生之功之大。先生

不以少康弛其憂，上告下諭，克修克攘。器用之細服食之

蓋先生身猶不目見其醜也。一傳而重菴金

先生名平燕字稱省齋柳先生名重敬字稱繼之，譬則周

翁契道兩程，勃興適當丙子，講和之初，兩先生既自任閑

聖防淫以承三聖之治，通國人士望之若砥柱之屹立。

洪流明燭之高懸，昏衢惟其不得位，徒修言以明道，不能

進而為崔侍郎，以兩先生之同門，裁正於兩先生，撤拾

緒論，矢死叫闕，名雖騰於萬口，身且流於千里。崔侍郎名

諱號勉菴華西門人也。登明經科為戶曹參判府隸至其

家公負薪而沐正冠，而受衙朝，旋下堂為親躬，夔嘗於朝

政有失，公輒陳疏，極言國人想望風彩，及丙子，上斥和疏

持斧伏闕，下直言極諫，曰：王若不聽請，以此斧誅臣，疏上

為用事者所陷，竄海島，久後解歸，乙未，薙髮，變後入其

所居邑，鄉校哭之，慟仍發文於諸儒，誓以不薙，賊臣輩聞

之以王命，拿致公至都城，曰：誰捉我來，因書其館壁，曰：寧

為地下無頭鬼，不作人間薙髮身，賊臣輩知不可屈，遂護

家于時，文有李張武有洪黃憤句，踐之偽，弊爭效匡衡

之抗疏，李學淵張皓祀許元，拭劉元，執皆文臣也。洪時中

稟載顯皆武臣也。以斥和事上疏，極諫並竄海島

召義新編卷八

四

張晉文也

文之但與李若夫一國章甫之雲集血心苦諫吾之師毅

菴先生實為之倡菴先生省肅之從姪也不可勝用既而

又師兩先生兩先生大期之日是時告兩先生曰朱子麟錫

雖不傲請與二三子遵義不敢煩兩夫子而小生替伸兩

夫至誠道所事未定時冀其回天之萬一兩先生曰可

矣乃命諸門徒四十餘人伏闕陳疏是舉也疏首始擬

菴先生更以洪在龜為之自後一國章甫如李晚孫全祖

榮白樂寬之徒接跡苦叫疏竟見格方其伏闕也且濕故也

民爭以方種來請諸公重茵蓋為所伏之地寒且濕故也

也至今教授關與之如此洪在龜字思伯魏遜志先生同門人

事入條斥倭初以絕邪教不請事日非而言益激洪聞叔

終之言甚剴切竟不見施施不請事日非而言益激洪聞叔

不能挽朱雲之檻金先生從而有涪州之行洪在鶴字聞

在龜之第兩先生門人也以閩東疏首極諫被刑方出囚

至市獄鑰不開車軛三折都市人士揮淚悲之公曰君等

哀我之死我哀君等為禽為獸且不免於魚肉也及受刑

謂刑者曰正刑權刑者正之公乃瞋目枕橫而卧抗聲誦

父乃有親受刑是日大風曠揚沙走石天地晦冥○金先

生與省齋先生聯手為書與諸疏儒略曰橫流稽天之勢

非一輩可抗相與深藏於萬山之中息交絕遊簾離塞兌

只將四聖人抑陰扶陽之書春秋綱目尊奉攘夷之篇究

其洪流以明天下之大義以扶天下之大經日月不墜則

其氣不滅山岳不頽則其節不泯河海不竭則其功不虧

道也嗚呼號稱衣裳之族而恐恐然長夫異類之或屈正

者誠可哀而不足惡也其或保全萬一聘恠肆醜喙爭嘯

力期動天如三日新婦者舉皆執事之罪人也功願因是

竄金先生于麻島嘻非伯歆子胥不死非子蘭屈原不放環東土

召義新編卷八

入山旌招之來踰垣遠遁猶以勤懇之章仰陳庶改之日  
望自鳴一體而異施時朝廷特差先生持平先臣遁入深  
山朝廷久不出代先生乃上疏極言

國事之非曰望庶改此謂臣與金某  
一體異施夢寐亦驚乞付司敗同勘及金先生歸嘉陵地名

加平縣金義泉地名悲歌相和願天心之來復金先生祭  
先生居

齋憲晦文曰何時來復喜見省齋先生詩  
天心亦既見止雖死亦甘歎山外之諸公曰田外諸公

幾時見滿天星月獨徘徊雖其將終於巖壑未嘗一日而忘斯人與也

誘之引之戒之直之而世之欲保彞性者微而先生亦無

所歸焉甲申有變服之令省齋先生又守法著說偉然為

不磷不緇之表準國俗本潤袖蓋取朝服深衣之制申  
朝廷有狹袖令頌國中即是夷之達

於外也省齋先生號天大慟曰今已毀服則毀形乃次第  
事也吾其奈何為士而守名義之大防者不可不謹其始

或曰其如君命何先生曰人君受天命職庶官一受其職

則思修其職而不復苟徇其君之私情故執法之官執天

守之而天子不得以禁之持戟之士聞將軍之令不聞

天子之詔秉史筆之臣仲百世之公議而不掩君父之惡

夫士未嘗不所受於公朝其所履即天位也其所受即天

職也蓋任綱常之大柄守聖賢之門庭一代風氣之所由

定萬世議論之所由行其職不亦重乎國君有謬政宰相

不能正諫官不能救則士得以為從違而見情於下以定一

世之耳目士才國人之望也為士者違焉則國人未必盡違而猶夫違

也國君有謬政始雖自疑而見國人之違焉則悔之或不果焉故其

行之始雖自信而見國人之違焉則悔之或不果焉故其

不苟徇者非輕君也乃所以彰君之惡而使之得罪焉世也苟

善如此士當守其身可戮其志不可奪是亦處變之一大端

也因著為書示諸學者使定其志不可奪是亦處變之一大端

人多化之未幾朝廷亦復舊衣制金先生汲越三年省齋

先生又汲凡我三先生傳得道統於家庭之內毅恭先生

期待傳得其宗朴雲菴先生嘗抵書省齋先生曰深賀道  
統之傳不出家庭之內也及省翁沒門下進者皆以所事  
皆翁事殺菴先生先生同門諸賢亦多處門生遠近士林  
皆仰慕以斯文宗匠朴雲菴名文一華而門人也官執義  
教授關西學徒數千人稱關西夫子毅菴先生同門高  
弟又有李錦溪名根元字文仲教授畿邑柳恒窩名重岳  
字伯賢教授關東二先生並負聲道  
重望德備高學者稱省門三賢

君子所恃小人所憚有若落淵之龍在山之虎也而運值

陽九極重不返至有甲午六月之禍逼脅寡君變亂舊章

十逆臣挾倭犯闕幽閉君上矯出號一轉而國母被不可  
令改正朔易服色變官制革州郡

問之禍再傳而君父受不敢言之辱餘禍及於下民莫保

其父母之遺體迨此時若霜隕而物摧也若水橫而民墊

也若太陽墜地而九有陷黑也先生曰嗚呼慟矣天叙民

彛今焉已矣非先王之法服不之服非先王之法言不之

言非先王之法行不之行者守先王之道者也失其守

則烏足為士將死於鼓御死於轡守先王之道而死士之

義也人無有不死死有榮於生者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爰

命三策而決之一曰浮海謂去而違之也二曰舉義謂起

而伐之也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綱目之例  
國有賊不討若有舉義者無論人之微顯事之

成敗皆特筆予之本朝壬辰倭亂國三曰自靖謂全而歸

之也宗親李鳳燾字汝崗兩先住門人官歷役薙髮後告  
其家廟又為文告于省翁廟遂不食而卒槐山士人

李興宰元谷正之戚第也國母弒後矢不共戴一天出入  
惟戴草笠薙髮後痛哭三日自盡李判書寅應巡檢持削

刀至前曰王上已受薙矣李判書曰汝且出外暫俟遂仰  
藥而卒朴愛壽字善卿弘菴黎湖兩周玄孫華西門人

也官郡守隱學潔修雍變誓以自靖不食子弟閔迫不知  
為計乘其神迷時進米飲神甦復却食如是十三日不絕  
會義稍平乃復進食浮海快矣若盡然則父母之國不忍

其無復救持也自靖潔矣若盡然則聖賢之道不忍其無  
復影響也至若竭吾力以聽天命成之國可救道可傳不  
成亦可以援振義聲使人人知忠逆不並生華夷不混化

其惟舉義乎利鈍何足論也於是一鼓而八域從

道章甫投經而贊義上之所記先生同門諸賢又小錫  
魚九頭號心齋梁斗煥號敬齋并先生同門人也皆以先  
自起義看作命脉橄菴尹秉義屢陳籌策郭鍾錫號倜字  
我援嶺南賊臣輩嘗差以郡守逃而不出及義兵起作布  
告天下文尋先生于寧越中路得病還寄書參謀南泌遠  
請借兵振嶺南朴世和號毅堂參奉不任教授湖左薙變  
後為文訣省門士友至其親墓下為自靖計及先生起義

送門徒十餘人賀之繼又躬會提川安鍾應號退央始起  
義時多宣力知其子承志任之沈學洙號晚風申錫程餘  
不盡記又有力知其子承志任之沈學洙號晚風申錫程餘  
教進士金龜洪承學宋鎮李敏政金龜進士金思森已  
上諸人或為佐或守城金鎮李敏政金龜進士金思森已  
掌財李兩根為運糧監役張忠植為司客五衛將柳齊為  
稱其任者李元厚為中軍亞將此皆諸有司之衛將柳齊為  
心齋錫承李肇承洪選杓李正至裴是綱鄭華鏞進士尹  
正學檄恭孫也齊達洪應杓李正至裴是綱鄭華鏞進士尹  
管義諦非八效勞者也縉紳趨幕而效功承旨李鏞性前  
李文欽以下四十徵討無憚之寇賊賊魁自殘乙未臘月  
餘員煩不盡記完用李範等憫遷于俄館執甲午逆臣金弘集鄭  
先生起義馳檄之後也三李既執權一遵十逆之制始熒  
義師終謂匪徒使其黨矯命來擊之噫卓之催汜之懷  
尤古今一歎可勝誅哉誅懲黨倭之勒薙薙之禍遂止觀使金奎

吏民之髮無所不至先生起義數其罪而誅之又誅幾人  
守令黨逆者久皆快之三李既乘權旋自剃髮至是見人  
心難服畏懼不一心經畧蓋有新山之六出鄭雲慶字和  
敢復議剃髮三為後軍將元奎常字聖文為右軍將鄭遠  
申芝香字靈三為後軍將元奎常字聖文為右軍將鄭遠  
謨字敬臣代禹承旨莫鼎為左軍將李康年字樂仁始起  
義嶺南誅安東觀宗金爽中見先生為遊擊李龜稷  
字輔京先生門人也為名募將鄭寅高字存雪耻皆名募  
將已上諸人率多名家子弟周儻廉○金仲善砥平人募  
下屢與倭戰勦兵站殺得數十百級○金仲善砥平人募  
砲卒先倡起兵受李春永指揮乃為先生先鋒臨陣能勇  
先生嘉之使諸從事禮待金遂無憚自恣竟犯難容之律  
然其首倡之功不可泯也張基濂受賊臣指使以倭形率  
兵才拒義兵義兵與倭交戰翌日濂濂與禹冀鼎書曰昨  
日輸贏何如吾欲乘擊之而未耳噫噫痛矣彼亦本國家  
臣子也於此復讐之師不惟坐觀勝敗乃反為倭擊之  
狗馬之不若也

偏師出徇尚擬葵丘之九合

徐相烈字敬毅  
門人也先生以為召討將使徇嶺南時嶺南有七邑義  
安東金都事道和禮寶李重麟禮泉朴周庠皆巨室長者

又順與姜鉞豐壽金教明榮川丁奎燮奉化蔡琴錫祥並七  
將也惟敬菴為盟主刑白馬于醴泉盟約依蔡丘會初命  
曰毋黨逆再命曰毋變華制三命曰毋以死生易心四命  
曰毋勢貳自私自五命曰毋玩寇不進凡我同盟諸陣既  
之役言歸于好一遵約束以明春秋之大義以判人獸之  
大分廓清區宇克壯王室有逾此盟神人共誅元容正之  
詳也盟後齊出討尙州台峰倭站諸義陣皆草創不習共  
戰五六合皆退走徐敬菴獨以卒五十抵敵厥後馳檄復  
合竟為李賊天地寥寥而先生一呼山川烈烈而先生一  
濯於是內而稱董承之受詔者通其刺節度使閔泳綺有  
見弒後見先生門下諸名士毅然守舊從堤川人李炳善  
與其家內數宰通刺於徐敬菴欲相結納敬菴以沫有前  
而辦錢二千兩以助軍需亦達此起義之由於王先絳自  
州錫之敗王嗟惜之謂閔泳綺曰今日有所恃者惟此也柳  
侍臣曰幸勿傷柳雖為寇賊所脅不能禁開化賊兵常謂  
錫是國之碩儒也

外而謂袁紹之懸節者仰其義

沈相



薰本朝守舊邊人見國母見絃以書示眾曰毋警不報月  
 以出矣遂懸印歸鄉隨先生起義以其于理變為從事數  
 理變上京為宣諭官隨開化賊兵而謝之先生見授度  
 臣眾皆譁然沈相薰即來見先生而謝之先生將焉取  
 之義且語以公貨之用沈曰不可也必隨用隨取但郡  
 聞用度頗節大是軍政之不為也君之罪由原州見守  
 胥吏易致誣弄須詳其薄以吾未免為君之罪人傷歎者  
 城將具誓禮亦語以此且曰吾未免為君之罪人傷歎者  
 久論謂以今且和光同波正欲探彼情而行吾事云噫此  
 不為此語購之也亦觀其終而已矣安知新亭之楚囚對泣  
 者收其淚道者多願效力周旋三輔之漢官復見者喜其  
 儀先生起義後通國庶民亦皆踊躍彼為賊瓜牙如張基  
 濂者尚有羞惡之本心自歎獲罪於斯文于先生曰足下  
 非首齋先生之高弟柳君某乎縉紳士林仰之若泰山北  
 斗而當亂世不思隱居反捨儒從戎使生靈橫死何也足

下今若自裁則可以爭光日月不然反旗擊其同起者於  
 足下可以身名兩全於我亦可無討逆傷義之名云云  
 莫生却之不答相守數月竟為濂所敗既破義師與禹  
 不笑之曰獲罪斯文又討逆又有何傷義苟非仗大義發至誠神人  
 既云獲罪斯文又討逆又有何傷義苟非仗大義發至誠神人  
 其贊其止下交乎名正而言順者其能之乎若乃朱徐安李  
 且捐且殉而道益孤李春永字友三號槐隱少有大志出  
 曰吾東其已矣欲戰尤菴華西省齋三先生文集入居  
 原與其友約而未果及見國變問極以乙未十一月始  
 義於原山推李弼熙為將兩縣破之義聲振動諸道義旅  
 槐隱自為中軍與賊戰于丹陽紀律多道亡嶺湖幾無以  
 皆由鼓發時士卒新起以軍紀多道亡嶺湖幾無以  
 鄉巨室或多附從實必乃以軍紀多道亡嶺湖幾無以  
 為軍乃與諸生泣請先往已登壇于寧越郡公以信人御眾  
 克終大義於是先生請先往已登壇于寧越郡公以信人御眾  
 遂漸振克援忠州公嘗奮不顧身揮淚誓眾又紙繩撫士甘  
 苦共之在軍不飲酒不嘗奮不顧身揮淚誓眾又紙繩撫士甘

賊至必驟射將所請解衣冠與軍卒混諸將曰彼首若辨我只將  
卒必驟射將所請解衣冠與軍卒混諸將曰彼首若辨我只將  
鮮上而冠不免屢請不許其臨亂不苟多此類舉事未  
半遽爾殉亡人莫不傷痛○朱庸奎字汝中號立恭先生  
同門人也援宅為強暴所辱不亦失節者乎其推潔志如後  
大注曰貞女為強暴所辱不亦失節者乎其推潔志如後  
生起義實多周旋而入道檄北門樓為流九所也為義師承  
謀忠勉之役公持戟督戰至北門樓為流九所也為義師承  
川承字啓賢號下沙先生由書邀諸士友議定法及會公在堤  
退央以原州起義之由為書邀諸士友議定法及會公在堤  
許之公遂往原州與李槐隱協力起義與人語輒痛哭後  
為先生中軍常自稱以未死公誓以身殉之堤也風雨自  
依軍不傳放砲皆稍去公誓以身殉之堤也風雨自  
舉手旗而大呼曰我中軍也公誓以身殉之堤也風雨自  
所不至公罵不絕口而死之公誓以身殉之堤也風雨自  
公從事見公為賊所害即拔佩劍手擊賊大罵同殉時年  
十○徐相烈始登武科見穆麟德來籍遂慟哭出  
城學于重省兩先生門甲午變後每於新法頌令公輒哭  
之慟氣鬱成癩濱危者數及舉義為先生召討將又為副

將周旋嶺湖既不利告于先生曰是疆無少悔意而請先  
往兩西更募強勇若不得則亦當出疆無少悔意而請先  
行且上書曰如或中路遇賊一也死無彼此之別而亦  
甘心者也蓋使遇賊而戰敗亡一也死無彼此之別而亦  
一誓心不後之也伏乞且速揮軍以進小將當前導且為  
生既行六月十二日也永興我康駭大王璿源殿上霜降如  
之即六月十二日也永興我康駭大王璿源殿上霜降如  
雪考之是日也烈少之隕天亦哀之歟先是是朝廷聞公篤  
學特除宣德官公不出趙察判東與語其及李校理東幸  
曰吾謂此友不出果然也張濂亦憐公謂其及李校理東幸  
泳綺曰徐某在彼難伐也其見重於世如此湖關嶺畿或  
屈或反而勢益窘為承旨金復慶李勝高宇所職而敗先  
門人李昭隱號習齋起於春川承旨俞一鎮手起於鐵原  
竊鑄始稱吾軍後將兵入江陵自去一鎮手起於鐵原  
起於鐵原竊鑄始稱吾軍後將兵入江陵自去一鎮手起於鐵原  
李習齋誅觀嶺南有七義師及春川敗習齋從兄晉應殉之  
齋來留失生所贊策愈鎖圭附於賊反為宣諭使象見指  
生先生大責之愈不敢出一言而去沈相禱久從先生指

招義新編 卷八

揮至請先門人元容錫為中軍以質相信屢職賊兵後  
畏開化為漫漶元容錫字福汝容正再從弟也沈既解兵  
皆為開化賊兵所敗閱龍鎬隨先生後渡鴨綠江斬木揭  
竿不敵強楚之利劔器械不利故也出境奔波難得大明  
之援師以至師徒之走胡走越寄故山以憤淚諸子之適  
齊適蔡訢中州以義膽初俞致慶在海面鄉與同門士友  
申錫元邊錫去蔡洪斗中赫熙趙  
鍾益禹鍾夏蔡和說諸人或欲自靖或欲浮海或入深山  
或言起義致慶始謂自靖勝久之又欲起義適聞先生起  
遂與俞焄煥申學熙來會堤川為參佐既而與同門士友  
李爾熙鄭華鎔議同往海面欲募驍果至開化輩已占據  
無着手處李友鄭生遂避舉入中原李爾熙即實谷也字  
葛汝始武科既而與徐敬菴同學于重省兩門固窮力學  
國變後憤鬱不欲生為李槐隱所舉為義將及先生起為  
副軍帥又為別募將在原州常歎義旅不利且赴於彼濫  
補然不知者為上策也屢欲出戰而募兵教鍊每為他陣所  
補而未果鄭華鎔字健中穎悟夙就獻策先生者多至是

並西行致慶留在鄉第後軍將申芝秀先生向關西以  
書邀致慶曰盍去諸先生且至致慶遂行同渡鴨津申將  
之在湖左也書揭公忠邪逆四字于所居壁上事心求公  
律師甚嚴及渡江懷仁溫和堡王茂林奪其械義師遂散  
申將獨與其婿李炳晚向北京去名募行李籠稷嘗至湖  
右宣諭使申箕善謂之曰吾等實皆義兵也然姑且  
解之以觀將來李將之言時義將亦不可已者申無以應但  
以此上疏願速復舊章至是李將亦面渡及奪械欲尋先  
生還渡江為界觀察趙承顯所執後申軍權教官夔洙  
同遇害二人至死罵不絕口先生既送李申二將且用敬  
菴計轉輾西行賊兵或躡後先鋒金龍俊揔督曹達承督  
戰趙後龍力戰殿後屢免於難既渡江至懷仁縣宰徐  
本愚謂帶械入境為干法禁若存留軍械則當好稟上憲  
先全信而許之及械只給銀于六十兩錢三好稟上憲  
軍卒回國先生不巳至波瀾江邊解送義旅任於敗  
軍之際備難險是日亦歸先生仍向瀋陽從中軍二十一  
人先生再從兒柳洪錫字孝和號生仍向瀋陽從中軍二十一  
公平調濟尹鼎變字敬鎮號梅澗與弟陽燮始陣中一以  
堂入山自靖往尋之及先聖起義來赴艱險窘始聞朴能

其義請與爲文仍厚遺之資用稍紆  
親戚中及儒生以窮人無知者  
竊資數百兩乃能厲志氣不憚遠  
過陽里通化又各志氣不憚遠  
元陽里通化又各志氣不憚遠  
於通化地朴雲路後自本國起程  
事者皆散四生迨後自本國起程  
弟雲去從先生○洪質並先生門  
兄弟雲去從先生○洪質並先生門  
生已發向北京去尹小白有病與  
畏具趨諸生及童僕往通化地使  
金管幼實時徐進齊魯未晚也  
同且其開拓未久地甚沃富而  
未兌岨竊見遼東我沃富而多  
俟天悔禍固吾日始遇告於是  
先典刑於堯舜文武之古疆以  
兵而歸討冠賊二三子忠憤所  
容正筆談謂只給銀子三十兩以  
終不筆談謂只給銀子三十兩以

終不筆談謂只給銀子三十兩以  
容正筆談謂只給銀子三十兩以  
皆夷險一節克有其終及入審先  
書于將軍轉請出師將軍使督轄  
及元容正並二一僕夫李致壽崔  
不離側儻人金演教僕夫李致壽  
童蒙宋煥國在湖右聞先生舉義  
見許之遂從軍至於渡江李金  
義族之敗住原州康川欲偵探賊  
日於營忙迫危隘未嘗少廢克  
凡於營忙迫危隘未嘗少廢克  
中無名及義族奔敗以來隨一  
之安慶號松雲即前將軍也寬厚  
鄭雲慶號松雲即前將軍也寬厚  
狗也與先生門人李正奎兄弟  
導之不差和貞字觀汝號鶴林  
生之向兩而程途矇矓此人與士  
其蹟一而兩而程途矇矓此人與士  
自誓以不變金充齋永祿字士  
堪而處之祿如也其弟陽變字  
其蹟一而兩而程途矇矓此人與士  
自誓以不變金充齋永祿字士  
堪而處之祿如也其弟陽變字

是豈天定固人莫能

勝耶其摧敗其暴白縱云有辭於後代吾儒之報吾國如斯而止乎道士喟然嘆曰仲尼有言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詩云風雨凄凄鷄鳴不已若華西以下四先生暨諸義士之謂矣君如彼何哉強為善而已雖然公等之來卜於老夫問何吉凶兩生曰君子義以為比吾欲問義非問吉也吉者義之表所以來卜也道士曰第言之兩生曰愚等從先生來以為若不如包胥之存楚即將為幼安之客遼楚既不可存矣當為遼之客人或為我謀曰棲棲而行不如默默而居君且歸國而隱矣茂田是以為養藏書足以肄業何乃自苦如此愚等固知人憐我而有斯謀與夫

今日之合乎隱雖然國其可歸乎道士曰夫鳥南棲而孤北首禽獸猶思其舊居矧伊人矣離親戚去墳墓家室蒼茫而相待山水往來於夢中猶不欲遽返其轡亦獨何心豈以不獲於國出奔在外如重耳之晉無忌之魏有畏而不能歸歟公等為義彼已服之雖沮於有為之時必不侵卷懷之地且設有畏里門監平誰知掛冠之士梁碣絕迹正宜引樹之居是皆不患無韜晦之所公等豈不思之歟兩生曰否若尊師言吾先生固已受宣諭矣

稱以王命來宣諭始獎起義且曰時義有異於前須即解兵如是者四五先生並不受最後鄭彥朝持宣諭來曰今此行去上送之且教曰他諭書皆署新印開化新法之印今此諭書為待柳某特署以施命之寶四字乃舊印文汝須

傳此意先生歎曰臣所願者乃朝廷復舊也一印之舊施  
於臣何益於國哉終不受且曰吾舉義幾日月未及上聞者  
以茲賊脅制主上存羞辱中如雲霧之蔽日月之食下民  
忠憤無處呼訴通者主上雖不能禁開化賊兵而痛恨前  
日羞辱如日先之漏雲吾之志事不可不以不聞乃上疏略  
也正朔之改猶夫前也加以玉駕播越因山未行國勢之岌岌  
郡之革猶夫前也加以玉駕播越因山未行國勢之岌岌  
較前相借迨此時為義兵者可得真命愚臣敢效齊  
賊矯誣必非王命設為煖惑所搖真有是命愚臣敢效齊  
虞人非招不往之 吾等固已帶勿侵帖矣 李允用自稱軍  
義不取受宣諭 吾等固已帶勿侵帖矣 李允用自稱軍  
綺書曰公須送言于彼中若即解兵當人人給勿侵帖使  
各歸家安業該帖方自本邑所刊印積置耳閱泳綺以其  
書示元容正容正答書曰義兵之不解以寇賊未平夷制  
未變也吾輩當初之舉局嘗為渠所謂勿侵帖而發於此  
書見未半令人髮豎 乃吾所憂則不在於此已明告於尊  
帥若吾諸先正用之而行者也重省兩翁舍之而藏者也

吾先生暨吾等窮人而無所歸者也吾將卜其隱矣夫潛  
而未見既見而退皆隱也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刀鋸不至  
處亂世遠害全身亦莫善於隱雖然隱必求其志不求志  
而徒隱亦君子之所不許易曰括囊無咎是得乎隱者也  
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隱亦有時而不可得也且古之  
君子居是邦不求聞達一有篡逆焉劫之以爵則捐身如  
鴻毛者史不勝書 如戰國時王蠋新莽時龔勝及公孫是  
述據蜀時李業譙玄王皓王嘉之類  
皆不得其隱者也如揚子雲始固名儒也當新莽革漢區  
區以祿隱自處解嘲所謂清淨寂寞徒自勞耳終見誅於  
紫陽之筆是不得隱而冒隱者也夫君臣之義不可廢也

華夷之防如之何其壞之故得隱則隱漢之黨錮申屠蟠  
之明哲不可及矣不得隱則不隱秦之棄禮義魯仲連寧  
蹈海不為之民也彼寇賊之據於國侮聖蔑法不啻若秦  
而裂冠毀形今雖暫停吾之事既不有終則彼必肆然如  
壅水之決是國也其可隱乎其可不隱乎請神明以決余  
疑道士積策藏龜而辭曰吾所知者筮也公等所問者義  
也吾何能辨辨義者其惟當世立言之君子乎兩生退而  
書其說就正于諸君子

昔屈原著卜居辭極陳忠邪賢不肖之殊間居于詹尹  
詹尹不對任其自用焉今余疑於隱如屈子之疑於居  
擬著一卷書名以卜隱非敢欲自用將以傳證乎當世  
君子求審處而寡悔伴旅俞公原平氏曰善哉是不可  
以無作乃輯乃訂視屈子辭雖華素簡煩之不同若其  
畜懷迷途鬱於中而暴於外一也噫夫子稱蘧伯玉寡  
過未能之使而去魯曰遲遲吾行今余出疆而語故國  
誇之入雲霄避之如坑坎固知其傷乎讓澆乎忠矣雖  
然是豈所欲哉余不得已也吾聞君子稱先王尊師道  
彰友名翫茲滕薛之史非余贊之而誰歟后羿距于河  
五子有曷歸之歌蓋亦非不懷故都者也是歲十月之  
望元容正自跋

斥和與義事實大略

李習齋著

永曆丙寅秋洋賊艦兵而來怵我要和洋賊夷狄之降而為禽獸淫邪之極而為鬼魅者也翻覆宇內瀆亂中國終及於東時我國昇平日久猝遇此警朝野大震邪蘇邪學曾有潛入國人染汚者棄時為內應而朝廷乃有乞和去邪之論華西李先生諱桓光官參判以當世儒宗承召造朝力言洋賊可討不可和都城可守不可去上用其言內誅邪黨外逐賊舶先生門人梁公憲洙武判書獻捷江都先生審幾察影自四十年前知必有洋禍獨憂之深開口泚筆到底是說至是人皆以為神知同時奇公正鎮號薑沙官同敦

上疏斥和判書李公是遠其第郡守止遠家居江都迨賊

入境同飲藥殉節辛未洋再犯魚公在淵官兵使柳公豐魯

戰亡于通津丙子秦倭奴來要盟實為洋前矛也朝廷聽

納如響重菴金先生諱平默官監役省齋柳先生諱重教官持平以為倭

是新造之洋又為其前矛自此禽獸鬼魅之類充斥而華

夏聖賢之道墜絕而無地可寄據朱子繫國家存亡韋布

可言之訓令門徒五十餘人抗章叫闕而不得徹慟哭出

城崔公益鉉號勉菴官參判持斧伏闕校島配二先生及崔公李

先生門人也辛巳賊臣金弘集使倭還以所謂黃遵憲策

畧頒行方議延西師傅技術聯西國結黨與於是五道儒



生各以萬人赴闕抗疏金柳二先生實有以激勵之金先生以窩主疏儒為罪案遭遠竄柳先生詣王獄請同勘主和者怒甚欲禍之既而不問關東疏首洪在鶴號勵二先生門徒被極刑有晴雷池沸鑰噤車折之異刑將行都下士女曰忠臣死矣填街爭號而悲之顧謂曰爾勿吾悲也吾悲汝之非父為禽獸也謂刑者曰正刑橫吾豈可以首領加於不正正容誦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句乃受刑京畿疏首

申欒李根英也

嶺南疏首李晚遜金祚永並嚴刑遠

竄湖西疏首洪學周湖南疏首

奇宇萬也京畿製

疏鄭胤永

官司

遠竄佐郎劉元植出身黃載顯洪時中疏

爭並遠竄黃之刑推也委官曰汝以武弁單出身干國事非分曰人家暮夜盜入大如牛也馬也立而皆若無知然小底狗兒出而吠之不為非分也國人傳而誦之壬午洋羣醜盡入設館國都立天主堂柳先生因辭職疏極言和洋之害以明尊中華攘夷狄閑先聖放淫邪為春秋孟子以來莫大之義而承嚴批甲申夏朝廷服用狹袖以從夷制先生作慟哭書言袖之濶狹華夷判焉而服改則名移也自伏羲以來相傳華夏一脉於此焉絕以抵死不變與門生定志於是一國謄誦莫不警服時大臣金公炳德

金公炳國宋公近洙力爭不聽因皆出城儒臣宋公秉璿

號淵齋

朴公性陽

官諮議

金公洛鉉

號溪雲  
官察判

文臣宋公道

淳皆疏爭判書李公寅明署名於變服節目既而悔之上

疏爭之而被竄其守而不變者如文臣奉朝賀申公應朝

總判李公建昌承旨韓公耆東儒臣金公興洛

官持平李

先生門人李公寅龜

號莞爾  
官參判

朴公文一

號雲菴  
官執義

而京鄉士

類殆不勝記凡李先生淵源所及磊落邦內一坳不變任

公憲晦

號金齋  
官祭酒

淵源亦多不變既而有玉均泳孝等五逆

之變適嶺儒疏請收還狹袖令自 上特許復舊制時輩

阻擋幹旋改下從便之令甲午泳孝諸賊挾倭兵至脅迫

君父盡變

祖宗舊典乙未夏矯制毀法服用狹袖黑

色衣人言大明衣冠典禮泳孝詬罵 皇明太祖曰彼是

何物能制禮作樂乎其黨又有辱 神宗皇帝者蓋以

神宗救我討倭故媚倭而讎之亂賊何誅以我國產乃至

此極李先生淵源皆約以守死不變如甲申時柳先生

錢麟

號教菴

方自春川遷居堤川郡守金益琮本是倭通辭而為

泳孝從人者也督迫特甚示以加禍一邑危之先生謀同

志曰從此衣冠之會永絕天地間且不得不示彼以不挫

當亟會士友一番行講習禮朱庸奎

號立庵

徐相烈

號敬庵  
官宣傳

大喜廣速四郡士友會者百五六十人一日講春秋一日

昭義新編 卷八  
行飲禮益珍卽報泳孝泳孝曰惟我所欲恠惡者讀書輩  
我且猛之既而泳孝亡去八月弘集吉濬諸賊同倭賊三  
甫婁弒 國母矯制廢為庶人先是 國母見諸賊所為  
而慟前見欺惡其無君勸 上謀去逆黨而復舊制泳孝  
懼而亡去諸賊行弒判書李景種立殿庭大罵賊而死兵  
使洪在義率兵闖賊死堤川人李道哲與二三近臣謀除  
弒賊賊臣魚允中發告諸賊舉事不成而見殺公州士人  
文錫鳳謀復讎起兵為賊所迫而止洪州承旨金福漢與  
承旨李傑青陽郡守鄭寅喜諸人舉復讎義觀察李勝宇  
與之同謀勝宇反覆附賊李金以下六人執送于賊義聲

大著賊不能害鄭寅義還本郡起兵為賊黨大興郡守具  
完喜所敗冬十一月十五日弘集吉濬等勒行削髮先辱

君父世子十七日削大院君以下及百官都人一時遍

及各道列邑洪水烈火滔天燔寫勢莫之禦判書李公寅

應發憤致病而死監役李鳳煥鳳煥先生不食死士人李興

宰慟哭三日自盡朴公慶壽號弘庵官司藝守舊甚篤至

是辨死不食十四日聞有義兵起復食時下八路人民非

獸則死非死則獸號慟憤冤有萬萬欲死之心於是義兵

起柳先生麟倡于湖左而畿南湖西湖南嶺南嶺東相應

士人李宜慎倡于關東而嶺西畿北海西關北相應宜慎

本名昭應先生聞變之初亟會士友議處變三事曰舉義掃清也曰浮海去守也曰自靖致命也俱無不可令各行所志砥平士人李春永號槐與安承禹號下首先起兵于本郡赴于堤川徐相烈李弼熙申芝秀李範稷號釣先應推李弼熙為將戰勝于丹陽而會于寧越請先生主之先生時持母服固辭眾曰伯禽居喪伐戎孔子以有為許之况此大道方滅居喪且不得宜權輕重且人心物議不可不副苦懇不得已許之檄八路檄百官進拔忠州退據堤川討倭誅亂賊黨與金圭軾權瀟等至丙申四月為賊黨張基濂所敗眾議往西路再振前後亂賊五次矯命 宣

諭皆不受臨行有上疏言不撤兵期終討復至丙申又為賊黨所迫出疆入遼有再檄百官文申千計萬策期於討復之言至波瀾江辭兵士卒二百十九人一齊痛哭丁酉秋自 上遣使二人召之特獎忠義 諭旨懇惻示以討復之意來使亦言機括新變賊黨漸退而守舊進承 上意方有事不能無感激新奇之心雖不深信其必然而子產見欺不害為智故以古出疆臣拜命徵上之意體伊川赴西監之用情不敢全然無變動於是入疆止楚山境上疏言聞 命不能暫留一刻入疆不敢更進一步又申復讎保萃之說因士友勸還家闕祥禪見國事益凶極作書與

使二人言國不復舊復客遼東戊戌春復入遼東度時量  
勢措置耕讀準保華夏典型以爲華夏一脉墜盡之餘千  
辛萬苦永待來復固其心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蓋將欲與  
同胞同志有此心者共之云其搢紳士類同義者府使金  
炳大府使金炳洙通政朴基總護軍金東曦校理鄭寅協  
士人朴世和金龜浩宋棟洪承學趙駿教沈學洙李弼根  
監役張忠植正言權玉淵郡守申肯休水使李敬器府使  
李文欽承旨禹冀鼎參奉徐相協郡守朴宗恒正言金商  
漢宣傳李康年承旨俞鎮弼進士丁奎達府使洪祐觀郡  
守金炳驥進士韓明教進士朴齊昉郡守李寅聲進士李  
明魯進士李載烈士人元道常安鍾應韓宅東蔡淳默權  
泌洙李奎炳鄭鎰李炳善李晉夏鄭雲慶李完夏李元永  
李豐林韓汝淳金星漢姜蘭秀成徹永參奉鄭近源教官  
灌夔洙進士金東觀五衛將洪大錫五衛將柳海鵬司果  
趙東根五衛將韓東直監役李復永司果具哲相參奉李  
建龍參奉徐相懋參奉洪祐廷司果林理燮進士李機重  
士人成奎鏞李敏政金思重金思敏安鴻遠權瀨善金尙  
台安慎模鄭遠謨鄭寅高曹達承金泰元沈義慶參奉金  
璉植說書閔泳復司果李元厦參奉李漢紀縣監金最圭  
參奉趙性岳教官沈相淪都事尹膺善權管安成海士人

日事錄卷八  
金源卿朴鍾文羅時雲鄭翼李福淵李載誠李進烈李炳  
晚申明均張始鉉朱星昊金用聲具然庠閔光鉉尹宗榮  
趙鳳鎬李冕宰鄭雲灝都事申龍均校理任 鎬注書沈  
理燮注書權益相翰林趙東完以下無慮累數百蓋莫不  
齊誠篤義士人朱庸奎柳弘錫李崱植魚允爽尹鼎燮俞  
致慶金永錄金履俊梁斗煥朴胃淳南泌元洪永燮崔炳  
軾吳寅泳洪承義尹陽燮元容正崔烈宋尚奎朴貞洙沈  
興奎李正奎金華植李錫永申錫粗進士金思鼎司果元  
容錫進士尹正學士人元奎常金演祖申鉉默李起振裴  
是綱李根達魚敬善具滋鳳元徹常朱鉉九洪選杓李肇

承朴齊遠洪德杓鄭華鎔洪思九及已上先事六人非特  
篤於義兼以士友師生之誼血心辨死先後左右義舉之  
成勢振綱實賴其力而其中致命著節尤勞殫力者李春  
永素懷義理見國事罔極嘗有浮海志及是出萬死舉事  
誓心滅倭討賊衝冒危險力戰殺倭首殉于忠州義著國  
內雖亂賊亦皆稱服屍返家母夫人 氏迎哭一次不復  
悲憾作哭人問之曰豈不愛子吾送渠時未意其必生且  
死於大義足矣朱庸奎德學甚優入路檄百官檄皆出其  
手忠州杖劍助戰而死之其子鉉九仗復讎義而起一念  
在茲旋病死體上有一點腐黑乃其父受丸處安承禹素

壯氣義前此國變每欲起義為人挽止憤不自勝曰揭旗一擊鼓而死於心快矣至是陣中百務擔當以已事盡心竭力力戰被執大罵基濂而死洪思九受學于安隨陣不離左右其師受九命去不從及賊犯其師以劍斬賊而死年十九舉國悲而壯之以為踐為師致死之義者古今惟石谷宋公尚錄及此人有之徐相烈聞國變三日慟哭氣鬱成腫慶尚嶺底諸邑為賊所逼不得振來請資力領兵往振起七陣歎血為盟主信義彰著柳先西行力勸之前行至狼川遇賊兵力戰死之六月日也是日永興濬源殿墻內雪降原隰數月屍色如生及其收歛忽敗成骨豈

其忠魂毅魄不隨死而亡使人辨認耶蔡淳默本有隙不面同徐之弟相挺身往四百里冒危收屍返葬人皆義之李範穆聞變奮然起曰自靖難保致命當舉義死召募至天安誅郡守金炳肅炳肅勒削特甚世稱一天安二忠州西行携兵百餘到遼還至江界同權夔洙李秉筮殉節軍士死者十八人所謂警務官金東根主殺臨死從者有怨悔顏色自若曰到此地頭安用怨悔趙駿教號海殉節于平昌尹宗榮被執殉節于砥平所謂都指揮金在殷主殺趙安坐在家人言賊至當避曰為正而死安用避為羅時雲隨安承禹起得疾歸家疾少良復赴陣家人隣里力

晚以爲義兵方有危機曰我以義許安安顧死生不聽佳  
興力戰殺倭多少被執死大罵曰汝在汝國吾豈越海伐  
汝汝來禍吾國罔極易地則汝不爲我爲乎權灝善忠信  
勤勞隨先生入遼寓遼人李容泰八三水作盜欲攬以爲  
黨叱斥遇害鄭華鎔同李弼熙入中國又二次入遼盡誠  
保華根基病死時年弱冠志行文學夙就士友悼之李弼  
熙先生西行召募不該乃入中國欲動得華夏古族爲  
援又不該遂走曲阜謁夫子廟爲文告舉義之由嗣孫衍  
聖公名命泫然欲淚曰一脉陽氣在東國今若此得夫子  
真像奉以入遼有士人張基正志學好義削髮後持襖衣

幅巾走入中國若有義士起爲將執御邂逅於天津定師  
生倫同還國及是時拔宅以從柳弘錫素篤守舊至是盡  
心設力調和人心總裁庶務同先生到遼而還洪承學任  
文事四五朔通晝夜裁辦無舛錯積勞至生大病慟哭而  
歸家俞致慶平山人人歎大判素有定志聞變同同鄉士  
友認齋中錫元沙川趙斗煥節谷邊錫玄牧南蔡洪斗寒  
石蔡洪冀判官禹炳烈趙鍾益申棟徐在衡申赫熙禹鍾  
夏申宅熙諸人欲自本府舉事未成聞東南消息卽行至  
堤陣始終贊策又携李弼熙還鄉謀舉不該隨先生二次  
到遼同其勞苦申芝秀善謀戰勝于忠州義聲甚著先生



之初遼携兵數百先行迎之再遼亦隨行當先生之還家  
隨行暫留京見除忠清御史先生書責其留京致此聞卽  
起行負荆請罪人稱其服義之難李康年初起聞慶誅安  
東觀察金奭中桓桓氣概有古將風多戰功後又入遼過  
其宗家時重修孝寧大君廟見宗錢收錄有黨賊觀察者  
名方對夕飯不食而起曰此累祖人焉用彼錢爲哉鄭雲  
慶隨先生到遼仍同朴貞洙入中國見袁將世凱請援袁  
曰援事非我所擅公等以林下讀書人舉義止勒削已成  
不世大功至於掃清倭洋非力可及云元容正一心秉義  
隨先生到遼嶺南盟書先生初疏出其手在遼作卜隱說

中國人多傳誦尹鼎燮金永祿尹陽燮吳寅洙李元永韓  
汝淳具然庠曹達承金尙台金泰元李炳晚鄭寅高趙鳳  
鎬魚敬善洪選杓李肇承並一二次到遼申明均安慎模  
林理燮朴齊達又終拔宅李容奎同朴貞洙冒賊收安洪尸  
其弟正奎榦事殫勞又作讎辨論人相傳誦裴是綱勤敏  
盡誠累月積勞至於生病衆言一日無此人難以爲事李  
春永死地砲丸雨集適以將命往冒入擔屍而出柳生西  
行落後不知所在往往號泣聞在遼追入金華植自保寧  
五百里赴陣積苦持其二入遼東始終收拾文字剛繁節  
要爲昭義新編洪德杓陣敗還家其母夫人韓氏責曰不

知汝師所在汝何獨歸不計死生危險且卽追之二次到遼權在重安東人徐相烈往振嶺南不該捲還以單騎追數百里迎歸設力得振後隨徐至狼川見徐殉節而還其鄉知徐之弟相 有爲兄復讎志又延之起兵旋敗乃在家安坐被執大罵賊虐刑幾至死誘之以利授差帖裂之復大罵賊不能殺聞先生入遼送二人以致相從意其武士閑良中金伯善率砲軍隨李春永起爲先鋒善戰但龐悖無識不遵將令累犯軍律念功每恕至不得已用泣斬馬謖例金龍俊繼爲先鋒解軍法善鍊卒護先生到遼中路力戰出危此人與趙後龍之力及釋兵還半日慟哭趙

後龍隨襄是綱擔出李春永屍能力戰無懼爲一軍最鄭壽鳳與倭戰以小敵衆隨先生初遼及再遼拔宅李萬成再次入遼耕作供主將語人曰甯中有一血塊故不還家李致壽性仁勤好義聞變不忍受削自赴義陣編伍竭力隨而入遼於釋兵送還獨請留之人言棄妻可乎曰妻可棄主將不可棄頭髮不可不慮削先生誓還國留族再入不離左右承意服勤誠力俱到雖仁孝子孫無以過之晝耕樵夜誦讀聞人善言真誠悅服其自外贊策者兵使李章會檄庵尹秉義希堂尹錫鳳小岷俞致元蓮谷盧正慶栗陽俞鎮河也先生之再遼也新以保華義會者後凋高

錫魯林培根邊錫玄柳基淵朴海壽元世炳李進洙南永  
洙禹承命閔泳善石鼎鎮邊錫範權者淵進士尹鑣進士  
徐相默權海鎮鄭樂均禹泰榮金玄濟邊承洙申亨熙安  
炳虎金弘洙白樂仁柳仁鎬鄭晉錫朴禮善李善校金炳  
鴻李濟奎張泰鎮柳夏錫李鍾夏禹鍾夏申赫熙洪鍾薰  
洪直杓禹濟弘劉道植林昌鎬金景泰張昌壽朴鎮台其  
拔宅朴齊弘吳世晚洪淳郁蔡淳默到遼後近居新交金  
亨龜志學相從金基璜知貴義重盡心館接白應爽令其  
子聖億受讀崔能鎮能洽令其子姪根昌根榮相從金昌  
洙令其孫文鉉相從金鳳湜令其子恭胃相從金德潤文

學志趨迥常嘗師朴雲菴李宜慎聞變與恒窩柳重岳柳  
鳳錫議定自靖遂志而計將往砥平龍門山寺與山下士  
友會集會集成大又安知不爲義兵張本乎恒窩曰積善  
之家必有餘慶我華西先生作今天地斥邪主人重省二  
先生繼以苦心血誠積之又積不有義舉則已有則必起  
於華門之徒已而先生書至言砥平李春永起兵春川士  
友有力可應則應之本府業已風動其監役 布榜於  
山內宜慎之從祖司果李勉洙發通於山外又士人李  
閔 激動一邑於是士民以千會方舉事而無主者  
將辭散宜慎之從弟晚應景應主論不可散來懇宜慎主

之強而後應二次有八路檄於是軍勢張而震京城亂賊  
止勒削矯制為 宣諭以其黨曹寅承帶觀察職送來據  
治賊先黨與之義誅之然本府素染開化府兵雖厭削且  
校激一時響應而有為一二賊黨內應者之所恐動自生  
疑恟乃復煽亂於內又賊黨甲羽均金龜鉉兵至而前軍  
敗於外於是軍盡潰收拾不得乃不得已起往議砥平郡  
守孟英在資力復收散軍為其所囚孟嘗擊東學賊有兵  
力附魚允中無舉義心宜慎送人言此時不舉理不免死  
於是心懼又為其部下將崔台憲所迫而起以故心啣而  
欲害之持以華重省門下望重人錦溪李根元剛齋柳重

龍剛窩李長宇逐日來慰故不敢焉既而先生部下鄭漢

同多士領軍來救因赴先生陣本府散卒復集推宜慎之

從兄李晉應號直軒為將居無何為賊黨李承麟所陷而死

之晉應學問德行見重士友剖判華夷人獸出於真性而

有受師門重名先生二及推為將起曰我且有死已矣方其殉

節也人有携袖欲同亡去拂袖不從曰賊兵四熾何往而

免且苟免吾不為也景應繼而主之景應年少有志槩明

目於華夷之分聞變而曰生則為獸死則貽毒老親且吾

兄直軒及吾從兄有死而已安忍見之舉義可矣盡心設

力及為將誓心報家國讎屢戰勝楊口江陵等地有人誘

晚應景應以轉禍為福之說曰秉義受禍不可黨賊而受  
福也宜慎復欲赴本陣景應送人言本陣軍律莫得以立  
不如在彼相應維持故止之柳生先西行遂相離入春川聞  
景應軍在江陵令其兄晚應往諭可附軍於柳生先則附之  
而共自靖於是改名自號思靖居士即往隱海西旋盡室  
南遷隱原州山中竊附陶靖節賦歸名潛之義而實有愧  
夫田單王孫賈之為也柳生先再疏後太學教授慶賢秀及  
他數人為慮宜慎處地有書勸為自明疏又書柳生先要傍  
勸宜慎無答柳生先答之吾承 諭故有疏李友豈可有疏  
峻責之柳生先以書以面要同客遼於其再入而準保華夏

典型也從之與聞其義諦焉然來時謂家兒以為與柳生先  
始終同義而其所處亦小有別可察便往來也宜慎主陣  
日短其後仍聚散不振以故士類同義不多得其人而其  
致命著節盡心勤勞則部下加平人申在熹李忠應並力  
戰死之士人鄭 把守調賊而死之屬陣義兵金敬達  
素以孝友著鄉戰敗兵盡散而獨立放丸賊擒之屢日誘  
降大罵曰吾為國作義兵恨不滅汝豈隨汝作賊賊曰將  
砲殺背立受丸背而植立賊放虛炮顧叱曰殺則速殺爾  
何誑人吾豈畏死者乎如是者屢卒受丸死之加平砲手  
有申敬弘亦不屈死之李勉洙性素重義聞變憤不顧身

擔當設力為一府物議所推而以未有遠名退讓焉及軍潰人言就敵自首可無死曰有死耳豈可黨賊而生乎發憤成疾而卧有以柳生再檄百官文進者讀之曰甯中爽然時輩雖一身百口可有說乎將佐有朴賢誠者多膽氣屢有戰功士人李進士姜其子士人李奇

古甲 尹 閔泳大安奎祥鄭寅會洪在斌姜

睦昌臣魏 進士金 皆贊策勤勞者參 奉南世昌

縣監吳揆泳監察崔萬淳各費財累千南崔並燒大家舍許多什物曰保一髻何等太幸豈足念多少財產楊根小民鄭鳳伊燒家舍什物其妻怨由義兵致此大叱曰看我

髻存一家舍可以易之乎雖百家舍燒盡吾且幸焉二陣軍卒戰亡者後當詳探別錄各處義旅安東金道和晉州盧膺奎尚州趙東植順興姜釵羅州奇宇萬藍浦黃載顯楊根李承龍李鳳夏江陵閔龍鎬驪州沈相禧金川金

鐵原 屬陣 義聲並著李承龍據南漢為賊誘殺國人悲之趙

東植殉于本郡閔龍鎬副將崔中奉被執罵賊不屈而死鐵原俞鎮奎官至承旨亦頗有望推為主將旋上京引賊兵反攻之殺其部下將出身墨某某義聲甚著後以亂賊矯 旨來問先生見叱退孟莫在於李春永起兵目以為逆費力沮撓之及見迫而起又囚義將以故雖其士卒皆

疑之及戰死人始許其為義其子一浩怨崔台憲殺之人  
言台憲實使其父歸義而不德而反讎利川朴周榮據南  
漢其副將金貴性暗附張其濂為內應越城自削髮引其  
濂兵陷城義兵死者數百朴為其主將故義兵疑之殺其  
父子然人言內應事朴實不知云貴性即為開化小隊長  
殺義兵無數咸與崔文煥以春川召募誅叅書官以義聞  
於北後入遼為李容泰所欺有事三水雖歧貳見殺而有  
受惡名北人皆嗟惜之禮安李中麟豐基金教明醴泉朴  
周庠奉化琴錫祚榮川丁奎奕廣州沈鎮遠原州李麟榮  
春川柳重洛洪川南宮櫺橫城權大亨無大得失然遠外

事實有不得詳後當隨聞繼錄蓋是舉也首倡持久而名  
威最著者柳先生錫麟也雖其不能無失者苟非諂附亂賊  
則皆大功也其雖皆見敗所謂不以成敗論得失所謂能  
與讎戰雖敗亦榮者也諸路同聲堤川春川特近京而禍  
亟故所以先焉然堤川先倡而後振春川後應而先振柳  
先生師華西重庵省齋三先生李宜慎師重省二先生者  
也

古者日有食之天子伐鼓於社諸侯伐鼓於朝大夫擊  
門士擊柝瞽奏鼓齊夫馳庶人走夫天之高也悲人事  
之所能及也日月之食其行也有常度之所值其更也

又可立而待也而其舉措如此以常情觀之有若不知者然為其君象也太陽也人情有不能已者而其至誠相感又不可謂無其理也况若君父危辱而正國將亡天地晦塞而陽脉將絕之地為臣民為人類者其用情當如何哉又豈可委之時運而但已也乎嗚呼上古聖神繼天作極皇王鋪叙而中國尊禮樂經紀而大道立垂之幾千年天地之為大日月之為明也其不能無盛衰屈伸者以其有亂賊夷狄之禍之也所以孔子為萬世之大聖而作春秋討亂賊以扶王綱攘夷狄以崇華道為其大經大法也然春秋之義亂賊不必士師而人

人得以誅之孟子之言戎狄周公所膺而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聖賢尊君衛道之至意又可見矣盛衰屈伸之極遂至神州之陸沉堯舜孔孟之道無復存於其間萬古天下良可痛心惟我國受箕聖淇範九疇之緒列聖作而羣賢出君臣父子之彝倫著衣冠文物之正制備庶幾考諸三代而優於漢唐而至於廟君臣之際則獨掌周禮遂為天下小中華禮義之國巋然三百年赫赫明明給梢萬古垂光萬世天意所在為陽不可無者亦見其至矣奈何亂賊夷狄為之作禍始焉販君賣國開門納賊終至辱君弑妃夷邦歎



人使四千年唐虞禮樂二千年孔孟道理五百年 祖  
宗典型人人千百世祖先體髮一時並絕綱常大道掃  
地無餘天地陽脉無處可寄於是先有斥和之事後有  
倡義之舉朝野之贊邦域之良苦心血誠奮忠殫力至  
於死亾而不之悔是蓋天地鬼神憂患之至意 先王  
先正培養之厚澤父兄師友積累之正見同胞人類秉  
彝之良心有不能已者而其將有辭於天下後世也於  
其中固有德之大小地之微著實亦春秋所謂人人得  
誅孟子所謂聖人之徒而同歸於大功也於是國人曰  
憂國憂道者斥和也活我人我者舉義也彼主和亂賊

輩謂斥和曰造言犯上也謂舉義曰匪徒逆黨也於渠  
何誅獨怙夫士大夫有或爲之苛論得失而反助亂賊  
之勢其高占地步自處儒者者亦或稱言中庸稱言不  
在其位不謀其政一不言及時禍以忤亂賊而反譏有  
言有事者殊不知孔子春秋之義孟子距楊墨之言未  
嘗不為中庸也予以使人心不一出於正而以害夫至  
誠相感之理其亦不思之甚也設令有言有事過中失  
庸使孔孟而在則扶抑權衡宜不若是也蓋此宗國將  
覆大道將墜人情有不可已如宜慎僅為齋夫庶人之  
馳走者也惟我華西重庵省齋三先生即所謂承三聖

者也故舉國皆曰是今天地斥和主人人心之所同然者然也柳先生之見目匪徒逆黨而君上特許以忠義天意之所感動者然也於此天意人心或可以見半夜一雷忽然噴薄於天地之間而有千門萬戶次第開之光景耶有誰因此而益建大忠益明大義不遺餘力動得一世使豪傑之士日有興焉而以資其來復乎齋誠中心拭目而俟之

昭義新編我毅菴柳先生在乙未遭天下萬古莫大之變有討賊復讎伐夷扶華之舉終乃浮海客遼千辛萬苦準保華夏典型其始末實蹟在文字者華植爲之掇

拾刪繁取要以成編文字之出先生手者爲內篇出同日同義同志之所述者爲外篇者也是則先生所行所言有足使春秋討復尊攘之大義得以復振昭如日星者庶可讀而法則之也先生天分甚高仁孝所性明達無敵動止語默氣像坦然粹然無少拘迫如祥麟之遊春園如瑞鳳之翔千仞自年少學華翁之門華翁已有賢哉某也仁不可勝用之語又師重翁省翁而重翁曰才高省翁則海濶天高蚕絲牛毛之膏懷見識而至於經義之深奧難解事理之盤會難通文辭之討論修潤每與先生理會商量曰此子於吾父而有得者則容易

看出是以省翁沒後世之學者靡然歸向而師表之先生知斯道之為己任有不得辭者益致力於崇德明禮歲月既積高明堅確允矣有成雖昔之疑以曾皙之狂者自服其多見不知量也故先生曰道體無窮事功有限唐虞事業雖大其於道體如太虛之一點雲萬古之一度花要在全體此道事切則只得因所遭不為放過而已此編所載即先生之因所遭不為放過之一大端也其為大端何也向所謂春秋討復尊攘者實孔子之大而傳之孟朱傳之我東栗尤至于我三先師為一揆義而當一治者也然前古聖賢所遭固極乖亂猶可以

談笑於樽俎之間而為之先生所遭禍益大益窮而痛寃無忍冒萬死而為之此其所為蓋有見於聖賢一揆大義易地皆然而無所感於心特立為天下萬世之表準將使亂賊夷狄無所逃罪於天地之間而華夏聖賢之道之大君臣父子之倫之重扶持於剝極之中以致來復返乎隆古之治矣只此一端之可見其為大也果何如不知者乃或視先生如宋儒之淺濂溪而欲覓疵癥於今日事其亦過矣亦將有害於世道而使亂賊夷狄益肆矣華植既為此編又論先生德義之盛如此蓋非獨華植之信服如此並世知德長老之言亦如此也

昭義新編卷之八  
今日舉國之人盡讀此編於先生所履所瞻之德義篤  
信慕效不遺餘力則何患乎夷狄亂賊之不攘斥討滅  
也何患乎聖賢君親之不尊衛安榮也亦何患乎世道  
大義不隆且伸世故國士友有欲效宜興進士餒板之  
義實是知慟也道大義之莫伸抵死欲弭夷獸之禍而  
靡不用極於致力者也故華植感其誠服其義今又不  
遠千里而行將付之矣嗚呼至誠所到金石可透鬼神  
可感天地可動亦何有乎明天理正人心以覺斯世也

永曆五己亥十月二十五日華山金華植謹跋

昭義新編卷之八



39